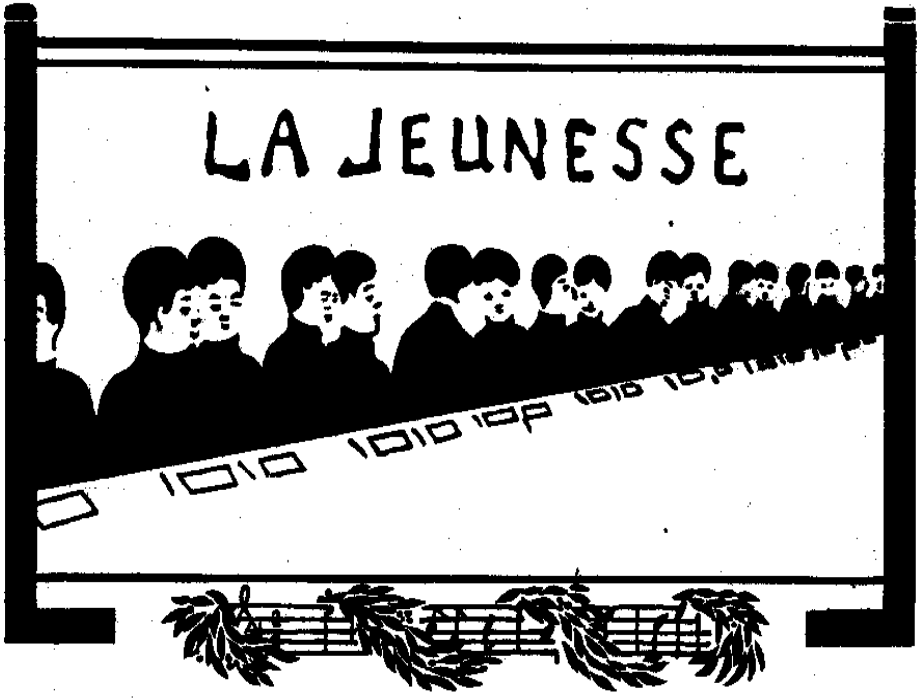


中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青年雜誌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第一卷 第三號



德爾王

上海青年社印

簡便之字書

中學英漢新字典

原著為最新英文袖珍字典於一千九百十年出版字義解釋大半本於英文百科大字典適用於中學及高等專科及英文有三年四程度者極尋常字概行節略而於科學專名習用語及一切疑難之字為尋常字典所無者此書搜羅極多解釋亦極詳盡其特長殆非他書所及也

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

書為英國阿薩羅多博士原著所舉皆極尋常通用凡得四萬餘字專為高等小學及中學校初級之用深僻高奇悉不錄於翻閱之時間購置所費用皆有節省之益

精裝一冊
定價一元

普通英華新字典

英國司克
而氏原著
孫炳忠譯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英國阿薩
多羅原著
叢瑄珠譯

撰結心精之年餘十二

◀ 色特圖本 ▶

- 1 本圖為多年精構之作非潦草因襲者可比
- 2 其性質為分類的非分省的實我國前此所未有
- 3 我國前此地圖僅屬於地文一種本圖則詳重人文兼及地文
- 4 由種種事項而分為各門各類詳細區別至極精微殆可謂之地理上之解剖既便記憶尤易檢查
- 5 其中大部率皆前無專籍著者苦心搜集於羣書之中始克編製成圖可謂前無古人後惠來者
- 6 關於往古之事實皆綜合考訂於各家述說及歷代史乘絕不依傍一家之言致使失於偏陋
- 7 前人所說有與現今事實不符者皆重加修改使合於正最有功於斯學
- 8 凡現今事實以最近之調查為準
- 9 前此我國地圖於領土領海之界線多不明甚至著名地段亦皆遺落棄去以之畫入外國線內禍害國家為罪實大本圖於此特別注意務求無所遺漏
- 10 讀此圖者能由地理上之各種實象以引起其對於國家之興味即於以考知我國之實在情勢及將來所以內治外交之道最合於國民教育主義
- 11 國內各種專門學業之與地理有關係者如政治軍事外交實業交通皆能由此圖考索而得其實況
- 12 圖內所印顏色種別極多無此地與彼地相混之弊
- 13 繪圖製版工程細緻界線點畫皆極明了絕不模糊
- 14 著者別編有中華民國地理講義一書與此圖互相表裏詳盡賅博尤便參證

中華民國 地理新圖

全	定
一	六
冊	元
一	價

馬凌甫編

商業政策

日本津村秀松著

關中馬凌甫譯

國民經濟學原論

出版廣告

是書係日本津村秀松博士
 原著係日本津村秀松博士
 數十年來近於八年以前銷
 增補版近於八年以前銷
 名補版近於八年以前銷
 統之材料豐富學界最新之
 東鄰經濟密諸書冠之尤為
 經濟論中亦稱最良之數世
 也茲經馬君凌甫譯成漢文
 全書五十餘萬言洋裝一巨
 冊定價三元六角

馬凌甫編

工業政策

是書以日本關一博士所著工業政策
 為聯本旁參腓立浦之經濟政策材料
 豐富論理最新一切社會問題無不
 窮流溯源力求根本解決書凡四十餘
 萬言現已脫稿不日出版

是書以日本津村秀松博士所著商業政
 策為聯本旁參腓立浦之經濟政策材料
 策井上九郎之各國商戰之末與夫
 情形時立言凡各國商戰之末與夫
 近今之趨勢以及我國此後之方針
 無不詳論列而於此後之方針
 確鑿非治斯學者最良之師友凡
 家實業家皆當各手一編也
 萬言現已付梓不日出版

關中朝俊編

刑法原論

是書以日本津村秀松博士所著刑法原論為
 研究我國刑法之基礎
 最詳論說新編
 精備學界深理
 列新若舊
 思慮深遠
 不若舊
 為新
 學界
 宏編
 上已
 政府
 刑律
 有因
 舉例
 一為
 律例
 後改
 行點
 出即

上海群益書社發行

胡晉接
程敷錯
先生合著

地理學界胡格之著作

木圖目次

- 一 前清乾嘉以前中華領域圖
- 二 前清乾嘉以後中華領域損失圖
- 三 中華民國邊界海岸及面積區域圖
- 四 全國水道圖
- 五 全國山脈圖
- 六 全國地勢圖
- 七 全國溫度雨量氣壓圖
- 八 全國人數民族言語宗教散布圖
- 九 全國國防圖
- 十 全國動物分布圖
- 十一 全國植物分布圖
- 十二 全國礦物分布圖
- 十三 全國貨品產地圖
- 十四 全國商埠圖
- 十五 全國交通總圖
- 十六 全國鐵路圖
- 十七 全國航路圖
- 十八 全國郵政圖
- 十九 全國電政圖
- 二十 中華民國與世界交通圖
- 廿一 六大洲華僑居留地圖
- 廿二 附全國新地名表

▲安徽韓巡按使評語▼

胡君績學之士現任本省師範校長熱心教育成績最優其品其學夙所欽佩是圖為其多年經意之作搜輯之詳攷證之精足為後學之津梁尤可貴者此圖於自然地理人為地理均係分門別類各自為幅為他本所僅見而於人類生活及國民生存與地理上關係又能一一深切著明使覽者瞭然於國家權利之消長與夫治理進化之原斯則著者之微意而尤為鄙人所深佩者也

我國向無分類地圖
有之自本圖始

上海四馬路
福華里

亞東圖書館
印行

科學

▲有志研究科學者
▲有志講求實業者
▲有志儲學救國者

均不可不讀

科學者所刊行宗旨純正眼光遠大特色甚多略舉其要

(一) 材料新穎包羅宏富每閱一篇興味洋溢

(二) 宗旨抱定輸入科學政治空談概不闖入

(三) 撰述自出機杼譯筆力求雅潔審定名詞惟主一是

(四) 印刷鮮明圖畫精細令閱者自生美術之觀感

(五) 按月出版絕不愆期

(六) 不同營業故取價廉每月一册大洋二角五分
全年十二册假洋二元八角六分郵費在內

今已出至第一卷第十一期閱者請從速購凡各學校各閱報室藏書樓各機關尤宜購備一份以供衆覽

總發行所 上海靜安寺路五十一號科學社

寄售處 上海及各省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

社 告

一 國勢陵夷。道衰學弊。後來責任。端在青年。本誌之作。蓋欲與青年諸君商權。將來所以修身治國之道。

二 今後時會。一舉一措。皆有世界關係。我國青年。雖處蟄伏研求之時。然不可不放眼以觀世界。本誌於各國事情學術思潮。盡心灌輸。可備攻錯。

三 本誌以平易之文。說高尚之理。凡學術事情。足以發揚青年志趣者。竭力闡述。冀青年諸君於研習科學之餘。得精神上之援助。

四 本誌執筆諸君。皆一時名彥。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極歡迎。海內鴻碩。倘有佳作。見惠無任期禱。

五 本誌特闢通信一門。以為質析疑難。發舒意見之用。凡青年諸君對於物情學理。有所懷疑。或有所闡發。皆可直緘。惠示。本誌當盡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啓發心思。增益神志。

青年雜誌

第一卷第三號目次

(民國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抵抗力

陳獨秀

民約與邦本

高一涵

共和國與青年之自覺

高一涵

愛情
喜劇 意中人

薛琪瑛女士

寄會稽山人八十四韻

謝無量

現代歐洲文藝史譚

陳獨秀

小說
春潮

陳 嘏

英漢
對譯 青年論

一青年

德國青年團……………謝鴻

歐洲七女傑……………陳獨秀

英漢對譯 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劉叔雅

國外大事記……………記者

▲墨西哥之國事粗定

▲葡萄牙新總統之經歷

▲波斯排除英法勢力之風潮

國內大事記……………記者

▲國體問題

▲日本組織中日銀行之政策

▲中英癡會議

▲僑美華商之航業公司成立

通信……………記者

世界說苑……………李亦民

發行所
上海
棋盤街

羣益
書社

英

內容特色

- (1) 於每詞之下註 (名) n. (動) v. (代) pro. (助) p. (動) (植) (礦) (醫) 等字記號清晰一見瞭然
- (2) 一字有數解者以 (一)(二)(三) 等號別之使之釐然不生混誤
- (3) 初學每苦於發音本書於每字上除載區分字音符號外其尤難發音者更以別音釋之附加圖形括弧尤為明白易曉
- (4) 凡名詞以加 *the* 形容詞加 *the the* 副詞加 *ly* 等而成者即附於其原字之下既不空占篇幅復易知其字源

漢

辭

典

皮裝定價二元
綢裝一元五角

內容特色

- (5) 凡實物名詞為我國未曾經見之物或西洋古代之物僅以言詞尚不能表明者即示以圖圖皆製用極精形版與實物原形全無差異且多至數百幅
 - (6) 凡語尾有變化之動詞形容詞及不規則動詞既依次列入原字下復於書後編列詳表以便檢查
 - (7) 熟語專用語搜羅極詳且用粗體斜體兩種字體印出以醒眉目
 - (8) 凡名詞不能以單簡語句表明者於譯名之後更詳為註釋且以方形弧括之俾與正文有別
 - (9) 譯名雖力求正確但我國方言不一吻合甚難凡遇歐美人名地名均附英文以期明顯
- 詞典以攜帶輕便為最要故字形宜小行列宜多頁數宜少冊本宜薄本書則兼而有之

抵抗力

陳獨秀

一、抵抗力之謂何

天道遠人道邇。天道惡人道善。吾人眼前之正路取徑乎邇而不迷其遠。盡力乎善以制其惡而已。宇宙間一切生滅現象。吾人覺性之所能知能力之所能及。此人道也。其生滅之本源。吾人所未知也。自然也。此天道也。老聃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之天道其事雖邇其意則遠。循乎自然萬物並處而日相毀。雨水就下而蝕地。風日剝木而變衰。雷霆爲殃。衆生相殺。孰主張是此老氏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也。故曰：天道惡衆星各葆有其離力而不相並。萬物各驅除其災害而圖生存。人類以技術征服自然。利用以爲進化之助。人力勝天。事例最顯。其間意志之運用雖爲自然進動之所苞然。以人證物各從其意志之欲求。以與自然相抗而成敗別焉。故曰：人道善。茲所謂人道者。非專爲人類而言。人類四大之身亦在自然之列。惟其避害禦侮自我生存之意志萬類所同。此別於自然者也。自然每趨於毀壞。萬物各求其生存。一存一毀。此不得不需於抵抗力矣。抵抗力者萬物各執着其避害禦侮自我生存之意志。以與天道自然相戰之謂也。

二、抵抗力之價值

萬物之生存進化與否。悉以抵抗力之有無強弱爲標準。優勝劣敗。理無可逃。通一切有生無生物。一息思存。卽一息不得無抵抗力。此不獨人類爲然也。行星而無抵抗力已爲太陽所吸收。植物而無抵抗力。

則將先秋而零落禽獸而無抵抗力將何以堪此無宮室衣裳之生活人類之生事愈繁所需於抵抗力者尤巨自生理言之所受自然之疾病無日無時無之治於醫藥者祇十之二三治於自身抵抗力者恆十之七八自政治言之對外而無抵抗力必為異族所兼並對內而無抵抗力恒為強暴所劫持抵抗力薄弱之人民雖堯舜之君將化而為桀紂抵抗力強毅之民族雖路易拿破之梟傑亦不得不勉為華盛頓否則身戮為天下笑耳自社會言之羣衆意識每喜從同惡德汚流惰力甚大往往滔天罪惡視為其羣道德之精華非有先覺哲人力抗羣言獨標異見則社會莫由進化自道德言之人秉自然貪殘成性即有好善利羣之知識而無抵抗實行之毅力亦將隨波逐流莫由自拔矧食色根諸天性強言不欲非偽即痴然縱之失當每為青年墮落之源使抗慾無力一切操行一切習慣悉難趨諸向上之途而羣已之樂利胥因以破壞審是人生行徑無時無事不在劇烈戰鬥之中一旦喪失其抵抗力降服而已滅亡而已生存且不保遑云進化蓋失其精神之抵抗力已無人格之可言失其身體之抵抗力求為走肉行尸且不可得也

三 抵抗力與吾國民性

吾國衰亡之現象何只一端而抵抗力之薄弱為最深最大之病根退縮苟安鑄為民性騰笑萬國東隣尤肆其惡評最近義勇青年雜誌所載「支那之民族性與社會組織」文中有言曰

彼等但求生命財產之安全。其國土之附屬何國。非所注意。其國為歷代易姓革命之國也。其國王之為劉氏或李氏。乃至或英或俄或法。一切無所容心。所謂「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之言。最足表示彼等之性格。彼等所願

者。租稅少。課役稀。文法不繁而已。數千年來所謂爲政者。設種種文法。奪百姓之錢。以肥私腹。而百姓之利害休戚。不置眼中。終至官賊同視。彼等於個人眼前利益以外。決不喜爲之。政治上之抗爭。寧目爲妨害產業之絕大非行。政治之良否是非。一般人民。絕不聞問。彼等但屈從強有勢力者而已。(中略)支那今日之醒覺。不過一部分外國留學生。而一般國民。深以政爭妨害自身產業。爲彼等心中第一難堪之痛苦。若夫觸世界之潮流。促醒其迷夢。使知國家爲何物。民權爲何物。自由爲何物。其日尙遠也。

日人此言。強半屬於知識問題者。猶可爲國人恕。惟其屈從強有勢力者。一言國人。其何以忍受。然徵諸吾人根性。又何能強顏不承。嗚呼。國人倘拋置抵抗力。惟強有勢力者是。從世界強有勢力者多矣。盜賊外人。將非所擇。厚顏苟安。真堪痛哭矣。嗚呼。國人須知奮鬥。乃人生之職。苟安爲吾亂之媒。強弱攻味。弱肉強食。中外古今。舉無異說。國人而拋置抵抗力。卽不啻自署奴券。置身弱味之林也。舉凡吾之歷史。吾之政治。吾之社會。吾之家庭。無一非暗雲所籠罩。欲一除舊布新。而不爲並世強盛之民所兼。所攻。所食。固非冒險排萬難。莫由倖致。以積重難返之勢。處競爭劇烈之秋。吾人所需抵抗力之量。較諸今日之歐戰。理當無減有增。而事象所呈。適得其反。愚昧無知者。無論矣。卽曲學下流。合污遠禍。毀節求容者。亦尙不足深責。吾人第一痛心者。乃在抵抗力薄弱之賢人君子。其始也未嘗無推倒一時之概。澄清天下之心。然一遇艱難。輒自阻。喪上者憤世。自殺次者厭世。逃禪又其次者。嫉俗隱遁。又其次者。酒博自沈。此四者皆吾民之碩德名流。而如此消極。如此脆弱。如此退蕙。如此頹唐。馴致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天地易位。而亡國賤奴根性。薄弱真乃鐵案如山矣。或謂今俗澆薄。固如此也。而徵之在昔。耦耕之徒。目孔

墨爲多事。漢明之滅。或歸罪於黨人。歷代國變。義烈之士。亦不過慷慨悲歌。閉門自殺而已。楊雄蔡邕。文學蓋世。而貶節於王董。譙尉馮道。士林所不齒也。而少年操行。俱見重於鄉黨。洪承疇。初未嘗無殉國之志。而卒爲清廷厚祿美色所動。曹操秦檜。之爲巨奸大惡。婦孺所知也。而操相濟南。檜爲御史時。不可謂非正人君子。由是而知吾國社會惡潮流。勢力之偉大。與夫個人抵抗此惡潮流。勢力之薄弱。相習成風。廉恥道喪。正義消亡。乃以鑄成今日卑劣無恥。退蕙苟安。詭易圓滑之國民性。嗚呼。悲哉。亡國滅種之病。根端在斯矣。

四 國人抵抗力薄弱之原因及救濟法

披荆斬棘。拓此宏疆。吾人之祖先。若絕無抵抗力。則己爲羣蠻所并吞。而釀成今日之罷弱現象者。其原因蓋有三焉。一曰學說之爲害也。老尙雌退。儒崇禮讓。佛說空無。義俠偉人。稱以大盜。貞直之士。謂爲粗穢。充塞吾民精神界者。無一強梁敢進之思。惟抵抗之力。從根斷矣。一曰專制君主之流毒也。全國人民。以君主之愛憎爲善惡。以君主之教訓爲良知。生死予奪。惟一人之意。是從。人格喪亡。異議杜絕。所謂綱常大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民德民志。民氣掃地盡矣。一曰統一之爲害也。列邦並立。各自爭存。智勇豪強。猶爭受推重。政權統一。則天下同風。民賊獨夫。益無忌憚。庸懦無論矣。卽所謂智勇豪強。非自毀人格。低首下心。甘受笞撻。奉令惟謹。別無生路。臣罪當誅。天王聖明。至此則萬物賴以生存之抵抗力。乃化而爲不祥之物矣。並此三因。造成今果。吾人而不以根性薄弱之亡國。賤奴日處也。計惟以熱血盪滌此三因。以造成將來之善果而已。拿破崙有言曰。『難』字『不能』字。惟愚人字典中有之。法蘭西人所不知。

也。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爾孫曰：吾不識世間有可畏之事，乃木希典有言曰：訓練青年，當使身心悉如鋼鐵。卡內基有言曰：遇難而退，遇苦而悲者，皆無能之人也。岩崎氏者，以窮漢而成日本之第一富豪，其死也，臥病數十日，未嘗一出呻吟之聲。美利堅力戰八年而獨立，法蘭西流血數十載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師資。幸福事功，莫由倖致。世界一戰場，人生一惡鬥，一息尚存，決無逃避苟安之餘地。處順境而驕，遭逆境而餒者，皆非豪傑之士也。外境之降虜已耳。

世衰道微，人欲橫流，非剛毅之人，奚能立足。

（朱晦庵）

日本清水澄著

法律經濟辭典

張春濤郭開文譯

定價二元五角

是書為日本清水澄博士所著。博士乃日本法學大家。從事於我國法政教育已十餘年。此書之作。意在取便我國學者。故解釋特為明細。所收名詞。盡其詳備。我國現行法政詞典。無與倫比。漢譯之時。博士躬與校役。自撰序文。尤足徵此書之成。絕無草率。

日本河津暹著

貨幣論

陳家瓚譯

定價七角

是書第一編。概論。第二編。硬貨論。第三編。紙幣論。編中於貨幣之沿革。本位之得失。貨幣之原則。發行貨幣之方法。各國貨幣之比較。皆能扼要以談。不為膚泛。最合教授之用。

日本金井延著

社會經濟學

陳家瓚譯

定價二元五角

著者於東洋經濟學者之中。最稱老宿。為後輩所推重。然不輕著述。生平所撰。只此一書。詳贍賅博。於斯學之精微。闡奧論議。入微。讀其書者。於開卷時。往往不勝汪洋之嘆。及乎終篇。則凡於斯學。疑難莫決之點。皆能爽然明悉。洽泓浩瀚。包舉衆長。固有非他書所可及者也。

上海羣益書社出版

民約與邦本

高一涵

往古政治思想以人民爲國家而生。近世政治思想以國家爲人民而設。而揭此大經大法。明告天下。俾拘故襲常陳陳相因之人心政論。別開新面。自其根本改圖。以歸正極者。是爲民約說 (Contract Theory) 之殊勳。夫立國之始。必基於人民之自覺。且具有契合一致之感情意志。居中以爲之主。制作典章制度。以表識而顯揚之。國家乃於是立。故國家之設。乃心理之結影。而非物理之構形。自覺心理。懸而非察。故國家本體亦抽象。而無成形。非憑一機關。則不克行其職務。此機關之設。必與國家同時並生。以其直立於國家之後。執行國家之職務。其勢常易於攘國家權力。據爲己有也。故文明各國。皆規定憲法以制之。憲法由國家主權而生。非以限制國家自身之權力。乃以限制國家機關之權力。即規畫政府對於人民布政運權之範圍者也。政府之設。在國家憲法之下。國家之起。見於人民總意之中。政府施設。認爲違反國家意思時。得由人民總意改毀之。別設一適合於國家意思之政府。以執行國家職務。政府之權力。乃畀託而非固有之。主厥惟人民。是之謂人民主權 (Popular Sovereignty)。古今國家觀念之根本差異。卽在此主權所在之一點。於此不明。縱政論盈篋。終爲詞費。民約說精一微言。卽在貫徹此理。是說盛行。而國家基礎。奠於人民。本根基牢固而不可拔。不佞謹摘其要旨。論厥大凡。俾關心國本者。得以觀覽焉。

民約說立論之本。皆肇自主權在民。而推演其流。其於政體也。乃由極端君主。趨於極端民主。其於國家

政府之分也。乃由渾而之畫。其於國家主權也。始則與人民權力。劃然判分。終則翕然麗合。考民約說。夙分二派。曰行政契約。(Governmental contract) 曰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 不佞所論。乃其後者。此派之首唱於歐洲大陸者。爲奧塞秀。(Johannes Althusius) 唱於英倫者。爲浩克爾。(Richard Hooker) 而爾。爾揚遺蘊。發揮光大。以改正國家根本問題。造成掀天震地之偉績者。厥惟霍布斯。(Hobbes) 陸克(Locke) 盧梭(Rousseau) 三子。三子者。論據雖同。演繹之終。不免互有出入。不佞謹探其真詮。以爲談會者告焉。

霍布斯以洪荒初闢之始。卽爲人羣戰鬪之天。生命財產之權。舉無所有。弱肉強食。無一息之安。不得已乃捐其天然自由之一部。相約而爲羣焉。一羣之立。除一君(Sovereign) 而外。餘皆爲民(Subject) 一經成約。則主權卽爲君主所固有。不得君主同意。人民絕不得撤回之。君主權力。獨立無對。契約既成。則人民革命之權。早已消歸烏有。何也。君主所爲。無不合法。民約之事。乃民與民相約。而非民與君相約也。此說之誤。卽在混視國家政府。而不明主權與君身之區別。謬以國家主權爲屬於國家機關。不識政府之權力。爲人民所託。非人民之於國家。固不得任意毀壞者也。至政府之宜變更與否。則全視人民總意爲轉。遂總意一去。則現存之政府。已應時瓦解。無復存立之餘地。故主權所託。專視人民總意之所歸。能託諸人者。亦能取而反之。霍氏以主權爲不能轉易。設由此種政體。變爲彼種政體也。必先毀約破羣。而後可。不知政體之變遷。特政府之形式。一轉易間耳。於主權本體。夫固毫無虧損也。此則霍氏之誤也。陸克特起。已開國家與政府區別之機。其第一要義。卽在限制主權之行使。彼以爲太初天下。人民之自

由平等得自天然。及相約爲國。乃畫定權力。若者託諸政府。若者仍留於人民。國家之存。專以保護人民權利爲職務。治權運行。終不能超民權而獨立。政府行使權力。設有所過。人民得收而反之。以返眞歸樸。樂乎天然之自由。霍氏以爲就法律言。主權者無不合法之施設。陸氏以爲就法律言。主權者無迫脅人民之理由。霍氏以爲主權者之權力。在法無所不能。陸氏以爲政府之權力。運用當有所限。蓋陸氏之說。較霍氏更進一步。明察政府爲國家之政治機關。官吏爲人民之政治代表。而人民對於不良政府之革命權。雖未認爲法律上之權利。已允爲道德上之權利矣。綜陸氏之說。有發明重要之點三。一最高主權時爲人民所保留。二政府權力乃寄託而非固有。三政府行動縮納諸定範常軌之中。自是而數千年來。竊權自恣。雖過無責。憑國爲崇。莫敢誰何之不良政府。已失其護身之符。而施政方針。與夫人民總意。乃互相接近趨集一途。而爲民建國。國本於民之觀念。遂大昌明於天下。反背民意之虛構政府。已爲羣演所淘汰。而破滅無遺。其永存不毀。鞏若泰山者。則均建築於民意上之政府。惡劣政府。絕迹人寰。而淘汰所遺之政府。其根基方自此固矣。

雖然陸氏之說。升堂矣。而猶未入於室也。入室者。其惟盧梭乎。至盧氏而人民主權。乃克建極。國家政府。判然劃分。國家主權。幾與人民之主權同視。政府爲奉行國家意思之公僕。而絕不能發表國家之意思。立法之權。永存於人民之手。何也。以權力可委託於政府。而意志則絕不能委託者也。人民自由。與未約之初。其廣闊之界。蓋無異處。對於事實上之政府。其服從也。視其願。初無絲毫拘束力焉。其拘束者。人民之總意耳。而此總意之發表。由人民直接集會票決之。故眞正主權之人。惟屬於人民全體。主權既在人。

民斷無自挾主權以迫脅人民自身之事。於是凡爲政府。卽爲奉行人民總意之僕。選僕易僕。無容動其聲色。已舉政府人民。迫脅抵抗。相持不下。瘞胙萬幾之積弊。一掃而空。革新之事。日日流行。且政府之權。既有所制。無拘脅人民之力。無壅塞心理之能。民情宣洩。無患滯滯。故革命之慘。自可絕跡於天地之間。此則盧氏之功也。

顧有辨者。論者曰。由盧梭之言。則政府及政府權力之恒久性。已被破壞無餘。陸克限制政府之權力。盧梭則舉其權力而消滅之。美儒 Millar 氏卽持此說見其所著國家論中曰。惡是何言耶。自不佞觀之。盧梭竭其全力。舉舉革命之癥結。破壞之消滅之耳。其於政府之恆久性。不翅鑄金城以捍之。由盧氏之說。雖謂終古無革命之事可也。夫人情喜宣而惡鬱。尙通而懼塞。善治國者。知人民之意見。感情。希望。痛苦。必令如量以洩也。則致之於適宜之所。俾得調劑融和之知。一階一級一黨一派之心思。念慮。好惡。利害。必令時得調和也。則致之於相安之域。俾得盡量流露之。此非防止革命之策。然革命之事。自拔本塞源。從其先天廓清之矣。蓋一代大患之起。必先朝野壅塞。彼此情慮互捍。格而不通。而強有力者。每以一己意志。壟斷他人之意志。是非之判。舉以好惡。異同爲標準。執一部分心理。迫壓各階各級各黨各派之心理。此階此級此黨此派之心理。紆則彼階彼級彼黨彼派之心理。鬱者流通活潑。尋途前之一遭頓挫。則繁迴曲折。別尋他徑。以達之。人性不滅。此種心理。必靈通於大地之內。迴環於人我之間。在在求其感應。藉感應之機。互相印證。證得公同所在。則發之爲輿論。主之爲公理。正義人道。卽此公同之所歸。人類苟無此同情。則等於下劣動物。自生自死而已。絕不能成此世界人情感發之和。激要以壅塞之久。暫爲權衡斷無一遇挫折。

終古屈而不伸之理。速發者其禍小。遲發者其禍烈。此革命往例。所以必在屈抑至極。無路可伸之時也。盧梭所謂人民總意。蓋即指此公同而言。主權質素爲此公同所構成。設此總意見奪於一人。雖法令如毛。初不與人民之公同相涉。主權質素設非此人民總意。此人民公同所結合。則主權精神已離其軀殼而去。無精神之軀殼。焉有不日即腐壞之理。盧梭謂權力可託於政府。而意志絕不能委託者。以政府而劫奪人民之意志。蔽之塞之。毀之滅之。而不聽其自用。強以一己意志代之。是猶遂他人之精神。強附諸吾人之軀殼。謂使之出死入生。是直行尸而走肉耳。猶得爲人哉。故盧梭又曰。『人民一正當集會。以設主權團體。則政府統轄之權。卽應時消滅。』何也。以離去人民總意。則政府凌空無據。迎風卽仆。雖欲自持。以延殘喘。不可得也。

然則欲防止革命之險。惟有聽人民之總意。流行蔽之塞之。毀之滅之。是製造革命之煤也。世謂從盧梭之言。則革命終無可止之時。吾謂從盧梭之言。則革命將永無再見之日。古昔所撲滅之惡劣政府。果有一不顯背盧梭之言者乎。今日永存之善良政府。果有一不符合盧梭之旨者乎。請以法蘭西喻。法之民性。今固不異於昔也。何以當一千七百八十九年以後。不憚一再革命。至於數次而已。迨自千八百七十五年至今。乃相安於一政府之下。而斷盡革命之夢邪。謂昔日所撲滅之政府。爲合於盧梭之言乎。抑今日現存之政府。爲合於盧梭之言乎。若今日現存之政府。符合盧梭主權在民之旨。則昔日所撲滅之政府。必爲背棄盧梭之旨也。明矣。謂從盧梭之言。則政府恒性破壞無餘。則不從盧梭之說者。其政府必巍然終古也。又明矣。信斯言也。則法蘭西昔日之政府。當終古無恙。而今日之政府。當倏倏建倏亡。乃何以

適得其反。昔日政府竟一仆再仆。朝建設而夕已崩頹。今日政府反日固一日。絕無動搖之慮耶。且不獨法蘭西然也。如韋羅貝（Willoughby）氏之言。則民約之說。早大行於德意志。英美政治亦莫不靡然嚮風。美國宣布獨立。聯邦憲法。且明採民約之說。規定於條文之內。何以英美德諸國。乃不聞有一次革命之舉。而革命相續。雞犬不甯之事。反疊見於排斥。盧說詆爲異端。視若蛇蝎之邦。然則盧梭之功罪。要亦不煩言而解矣。設淫詞以助之。攻甯非自製革命自取滅亡耶。

人事演進者也。民情流通者也。欲其循常軌而之。必因勢利道。不激其流。區別條理。不壅其機。否則鬱之久者。宣必激。抑之甚者。揚必高。凡力以其一衝擊其一。必有反動之力以應之。衝力彌甚。抗力彌強。此無間於人情物理。莫不皆然者也。欲銷除革命。惟有不挑激革命已耳。扼人民之心理。禁其流通。奪人民之意志。強之同我。人至於有良心而不能發表。有意志而不能運行。其神明所感受之痛苦。必較之奴隸牛馬萬萬有加。僂人。民於奴隸牛馬。是剝奪人民之人格也。夫人民對於國家。可犧牲其生命。捐棄其財產。而不得自毀其自由。斷喪其權利。國家對於人民。得要求其身體。不得要求其意志。得要求其人生。不得要求其人格。盧梭謂意志不可委託於政府。卽保重人格之第一要義。蓋意志乃自主權之動因。所以別於奴隸牛馬者。卽在發表此意志。得以稱心耳。一爲政府所奪。他事不可知。先令失其自主權矣。自主權失。尙何人格之足言。人格喪失。甯非恥辱之尤者乎。愚民之政。固令人痛惡不堪。辱民之策。尤令人憤恨莫忍。天下難忘之事。孰有過於恥辱。最易逼起反抗之事。又孰有過於恥辱。吾讀盧梭之言。吾心怦怦。吾神凜凜。吾欲使吾輩青年。知永弭革命之道也。乃於是乎書之。

共和國家與青年之自覺

高一涵

秋風蕭瑟。霖雨經旬。檻前浙瀝之聲。似有意擾吾旅人。故示其變徵音節。以相逼。東瀛秋節。風惡潮洶。固時予人以可怖。然大抵多倏起倏落。從未有掀天撼地。相逼而來者。今年何年。胡乃變態若此。誠有令人不寒而慄者矣。乃返瞻故國。蕭牆之內。隱伏干戈。激變挑釁。無所不至。一若鷓蚌。不久相持。即無以惠彼漁人者。彼行屍走肉之輩。原無足責。獨怪吾輩活潑青年。本自居於國家主人之列。放主人之職而不盡。是謂暴棄。要知今年今日。絕非吾人所能自暴自棄之時。今日之變。非但國體之良否問題。實爲國家之存亡關鍵。他日或可旁觀。此日則斷不容袖手。他人或可貸責。吾輩則斷不能少卸仔肩。此不佞所以再四叮嚀。苦口忠告者也。前此二篇。乃吾青年之對於國家社會也。當思發揮其實以副之。此篇之旨。則吾青年自今以往。當思所以立身處己之道。故此後所陳。皆就原理往例以爲言。俟讀者之自覺焉耳。

夫總人類集合之全體。而名之曰國家。指人類協同創設之制度。而稱之曰國體。是國家爲人類所合成。國體爲人類所創造。均非本有自體。由勾萌析甲。含生負性。而自生自長。以底於成者也。近世學者。自伯倫智理 (J. K. Brunschli) 以迄韋羅貝 (Willoughby) 氏。均以國家之起。肇自人類之自覺。感情。意志。而國家有機體說。又爲多數學者所斥駁。掎擊之至無完膚。然則國家之立也。立於人。國體之變也。變於人。吾人欲創造何種國家。立何種國體。吾人卽向何方面着着進行。無所用其顧慮。美國法苑之詮。國家也。曰『國家者乃自由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A. Stone is a body of free persons united together for common benefit to enjoy what is their own and to do just

icc to others.) 吳汝雪 (Woolsey) 亦曰：「國家者宜有公道者也。國家而無公道，則其組織即爲不適宜於人羣。」然則國家創造之主曰自由，人民所以創立之因曰爲公益，所以永存不滅之理曰主公道。曰適宜於人羣，兼備此四種要素，而後國家方克巍然存乎天地之間。反乎此者，皆謂之違反。今世國家成立之原則，夫違反其原則，未有能生存於今世國家之林者也。國家非物，違反原則，與否非由自動，其自身絕無功過之可言。設其主人袖手旁觀，以聽國家之自處，欲其自赴於原則也，於理於勢，皆有所不能。萬衆齊趨，造成時局，曰景運，萬衆瑟縮，釀成禍患，曰浩劫，抖擻精神，着着前趨，曰進步，灰心頹氣，任其顛覆，曰退化。吾輩青年，活潑其心，方剛其氣，仔肩巨責，來日方長，如以造成景運，着着進步，自任也，是謂之自覺，如任萬幾退化，漠不關心，浩劫長流，永陷不復，也是謂之自殺。使吾輩青年而欲自殺也，則亦已矣。否則正宜猛然奮進，趨於自覺之途，以免自殺之慘。雖然，蠢然盲動，君子所羞，吾輩果欲自覺，必有真正自覺之道焉，而非可盲然以進者也。

青年自覺之道，首在練志。志者，根諸心，發諸己，非可見奪於他人，而亦非他人所能奪者。以他人之志，強奪吾志，及用他人之志，以代吾志者，皆屬橫暴之事。練志之方，第一即在打破此種橫暴障礙，以還我本然之自由，而後志乃可立。曰吾志被人劫奪，曰吾志被人強代者，皆庸庸碌碌，懦夫奴性之流，聊以解嘲而已。果爲志士，其動也必隨心而之，吾志暫時不行，或有之，若奪云代云，必吾先有易奪易代之弱點，動人輕視之念，或先露可奪可代之破綻，予人可乘之機，不然己不被奪，己不甘使人代，又誰能奪之代之。夫國家者，由吾人之志而成，政策者，合吾人之志，同心戮力，以向一定之方向而之者也。故國家建築於

人民意志之上。主權發見於人民意志之中。無志則國已無基。奚由而建。主權無主。奚由而生。世人動曰。吾非不欲立志。特強橫暴我時勢。迫我境遇。苦我故俾。我頹喪。至於斯極。不知所謂志者。正在培此強橫。創造時勢。戰勝境遇。而後志之名稱。乃稱志之能事。乃完志之實力。乃予人以可見。否則皆謂之無志。待時會之來。乘之以自見於世者。因緣際會而已。非志也。仰他人之勢力。利之以顯吾身者。徼倖成功而已。亦非志也。吾所云志。乃預定其當然之理。排除萬難。撥開障礙。而循軌赴的。以求之。設已然之事。而不與吾當然之理。合則立。除其已然者。而求合乎吾所謂當然。若徒歎其不然。聽其自然。或待其將然。幸其或然者。舉非吾人志內之事。志士絕不爲也。人類所以爲萬物之靈。不爲天演所淘汰者。正以負有此志。可以人力。勝天。行能勝物。而不爲物勝。先定一當然之方針。因之以求其將然之歸宿。而幸福安寧。自由權利。乃可獲得。乃可常保。此則立志之用也。

天下萬事。凡理之所在。卽爲事實之始基。初不必旁徵故例。以相質證。然卽欲明證其例。亦自非遠。今爲簡單便利計。請引法蘭西史以明之。邁爾通史(Meyer's General History)論法蘭西革命之原因。首謂由其君主之專橫兇暴。妄用其權。人民之生命財產。得以任意處置。人民被囚。往往不識身犯何罪。而暴征苛斂。又皆唯所欲爲。見邁爾通史第六百二十七頁以不佞所聞。法自路易十四以來。屢行暴政。賦稅之擔負。至貧民而益重。強制公債。濫發無垠。不良泉幣。遍布於市。貧富相懸。益不可以道里計。握特權者。窮奢極慾。而耕農苦力。至貧無立錐。至千七百八十九年。國債山積。國家財政。幾於破產。嗚呼。何其危也。及觀其革命既成。而後建設共和。實施憲政。人民之生命自由。舉爲憲法所保障。人權宣言之大旨。一曰。自由平等。根於天

生。二曰國家主權完全在民。三曰法律主於人民總意。一視同仁。(見 The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ugust 26, 1789.) 至其賦稅。不得人民許諾。即不得增加一錢。自脫去革命厄運。以迄於今。其享受自由幸福。在世界民族中爲第一。嗚呼。又何其幸耶。當其暴政橫行。國勢彙卵。舉國志士。絕不苟安旦夕。自取滅亡。而乃怒髮衝冠。捐軀殞命。血潭骨阜。礮震肉飛。雖其間幾經挫折。共和方成。專制旋復。而奮其義勇。絕不遲迴。前者覆亡。後者又起。此其故何哉。志在共和。共和未得。故身可捐而志不可違也。彼知不犧牲今日之身家。即無由致國家於安寧鞏固之域。而有以保護其神聖之自由也。志之所指。險阻立化爲坦途。危亡立轉爲安泰。法蘭西國民知之。法蘭西國民行之。此正有志之効也。

青年自覺之道。又在練膽。夫志者。理義既明。定其正鵠。以爲趨赴之的者也。膽者。本此正鵠。鼓其豪興。以赴前途。無所於懼。無所於恐者也。志爲心之所之。膽爲行之所主。太平之世。因故襲常。循例以行。罔有所阻。當此之時。瑟縮怯懦之夫。亦得濫竽其列。而吾所謂膽。乃退處於無權。及一旦天傾地裂。雷震風驚。獅象在前。猛虎躡後。國勢陷危。千鈞一髮。覆亡之慘。懸諸目前。瑟縮怯懦之夫。汗顏咋舌。攝伏退避。而不知所爲。吾所謂膽。乃於是脫穎而去。故膽之爲用。專在危急存亡之秋。過此以往。將無用武之地。今者吾國險象迭見。環生。爲有史以來所未見。時之所以鍛鍊玉成吾人之膽者。委曲周至。吾人須知。魔力橫生。強鄰虎視。在在皆爲吾人試膽之時。語曰。英雄造時勢。時勢何以造。以膽造之。青年第一秘訣。要以時勢。危急爲吾人練膽之資。不得因時局垂危。遂生喪膽之象。故自今以往。吾國時勢。誠爲吾人練膽之第一好機也。

彼法蘭西自革命以後。制度破壞。秩序蕩然。迫入於恐怖時代。(Reign of Terror) 激烈黨之互遭殘戮者。不下百萬。外而列國王侯。又以革命影響。將不利於己。從英俄之提倡。聯結諸邦。合兵攻法。四境敵兵。長驅深入。血戰不利。至千七百九十九年。一敗塗地。國勢之不絕者。直如縷耳。然法人求共和之心。謀自由之志。未嘗因是而止也。其後拿破崙以一世之雄。芻狗法人。從事遠略。歐洲列強。莫不爲其鐵馬金戈所踐踏。對外如此。對內其又奚言。共和既翻。帝政旋始。生殺予奪。從其一心。然法人求共和之心。謀自由之志。未嘗因是而止也。云其危急。其有過於四面楚歌。聲聲相逼。外兵既臨城下。而國內黨禍。尙自相水火者乎。云其迫壓。其有過於蓋世魔王。手操兵柄。長驅普澳之郊。幾如入無人之境。况或少懷顧忌於所謂民意民氣者乎。何法人迫於黨爭。而不懼。迫於聯軍。而不懼。迫於一世魔王之殘擄。而不懼。而必善始善終。求所謂共和。求所謂自由者乎。曰。膽爲之也。惟其膽略之壯。故能成此掀天撼地之殊勳。爲民族而戰。爲國家而戰。爲世界之人道而戰。而無所恐怖也。此又練膽之功也。

青年自覺之道。又在於練識。識者。御事以理。判案以律。推其原因。而有以知其結果者也。故識之本在學。學者。猶其因果公例。用以數往知來。見其然而必以推其所以然者也。如見日而知其朝昇東海。夕沈西山。見木葉之入水而知其浮。見金石之入水而知其沈。此但知其然。非可以之爲學也。若見太陽之西向而走。卽識爲地球東西迴轉之結果。知地球之迴繞太陽。爲由引力作用之所致。見木葉金石之浮沈。卽理解其從比重之法則而然。此乃謂之科學。非依據律令。不得以臆擅斷之。學之真。乃於是見。夫求科學之道。不外於萬殊物理之中。歸籀其統一會通之則。執此統一會通之則。以逆萬殊之事。以斷未然之機。

也。前者謂之歸納。後者謂之演繹。前者用以讀書。後者用以應事。其所以求此之法。應分三種。一曰試驗。試驗者。見一物之既然。因以求同此物者之皆然。所得者事實也。次曰推證。就其事實。謹慎研究。以尋其常然之例。常然之例者何。曰因同者果莫不同是也。再次曰推概。推概者。既得物理之常然。著爲公例。用以逆觀未形者是也。語本嚴復名學淺說如化學家分驗雜質。合煉原素。執因求果。凡顯見之象。變化之節。均如所期者。謂之試驗。由此試驗。而求某質之所以顯某象者。因於某理。某原素之所以呈某變化者。因於某故。由其然而推其所以然者。謂推證。至於推概。則執此所以然之例。以逆未然。就紛然萬殊之物。以籀其同然合理之原。吾見雖或有涯。而吾例則統攝萬有。於是歸納之事盡矣。明同因同果之法。則知凡因確同。果必無異。他人以甲法強國者。苟其因確與吾同。則吾用甲法。亦必強國。他人用乙法爭得自由者。苟其因亦與吾合。則吾用乙法。亦必爭得自由。故準盧梭自由平等來自天生之例。則可知吾既爲人。亦應享受天然之自由平等。或有障礙。皆爲外緣。吾得排而去之也。準盧梭主權爲人民總意所成之例。則可知吾國主權。既無物質。亦應由吾人人民總意肇發之。非然者。即爲僞造主權。與吾人無與。凡此皆物理人事例有相通者也。

雖然。今者文明大啓。而人事之發明。有不必爲物理之例所拘者。即物理者。每由例以求理。人事者。可由理以肇例。是也。物理學家。先於例中考求。由舊有之例。以推闡新理。設例不吾從。吾之理即不能立。當變吾理以殉之。至人事之學。則不然。主觀在我。凡我以外。皆客觀。故吾理苟覺可通。吾例即從之。而見凡例有未當吾理者。得以吾理變其例。徒例不能立也。前者由已然而推其所以然。後者則以當然易其未然。

者也。此又近世物理人事之根本不同處也。論政者，人事之學，卽不引例，吾說亦自可行。矧吾國今日情形，在在與他國之往例有合理例俱符，他日結果，又安能逃人國之公例哉。

顧吾所謂由理肇例者，乃謂理不必限於例，非謂凡例皆非理或理皆先於例也。大抵文化初開之時，多以政例肇政理，故有堯舜禹湯之政治，而後孔孟之政論，乃大明至文明大啓之秋，則常以政理啓政例，故孟德斯鳩之三權分立，說爲近世憲政之精神，盧梭之平等自由論，遂喚起法國之革命，蓋以政例肇政理者，其思想常拘於守成，以政理啓政例者，其思想常趨於改進。今之世固脫故謀，新日日演進之世也。固理論一出，而世界之趨勢，因之丕變之世也。吾人今日第一要務，卽在求適當之政理，以爲政例之前驅。確信於理，可通於例，卽有可立。察他人之理論，可行於其國者，則知吾人之理論，必可行於吾邦。其所難者，在於察因耳。察因中所含之條件，果確與平日所推論之原理同，則遵吾所推論者以行之。他日自必收相同之果。此按諸邏輯，其律不爽者也。吾國今者，其原因何在？因中所含之條件何若？果宜從若何之理論而行？乃有轉危爲安之望。此則專在吾輩青年之自覺，欲自覺其正途，不致旁皇道左也。則識尙焉。此練識又所以爲自覺之要道也。

總之練志、練膽、練識，三者互相爲用，不可缺一。以志言，則膽與識所以定志者也。以膽言，則志與識所以壯膽者也。以識言，則志與膽所以致識於用者也。志何以不遂？有膽有識以定之，故不遂。膽何以不怯？有志有識以壯之，故不怯。識何以能行？有志有膽以致之於用，則行。吾輩丁茲國運第一戒，在抱悲觀。第二戒，在圖自了。一抱悲觀，則灰心頹氣，而不存猛勇奮進之心。一圖自了，則朝不謀夕，而不存任重道遠之

念境由心造。心神強壯則雖殘山澹水亦為我動心忍性之資。心志頹唐即壯版雄圖反增我感喟淒涼之恨。至欲圖自了則今日更非其時。若吾身昨年已死自了之願固可告終。苟吾之死應在明年則今年尚為吾奮鬪之期而非吾告終之日。非特明年然也。即吾之死在次月次日次時次刻而吾之奮鬪尚當於此月此日此時此刻行之。急起直追至死乃止。則主人之責已盡而吾懷乃可少安。吾心乃可明告於天下後世。此所以當共和告別之頃而殷殷然對我青年為此臨歧握手各自珍重之最後一言也歟。

世人通病

既	臨	先	
事	事	事	
意	手	體	
散	忙	怠	
心	脚	神	
灰	亂	昏	

呂新吾

書之備必文作話會

英漢雙解辭典

▲大本一册定價二元五角▼

▲小本一册定價一元六角▼

街盤棋

上海 羣益書社 印行

字之構造本乎事。事之意有淺深。故字之義有顯晦。淺顯者易說。深晦者難明。此徵之各國而皆然者也。中英兩國地異俗殊。譯解之字典欲求字字悉與原文吻合。毫無遺義。殊屬難能之事。海通數十年。我國行用之英文字。與僅祇漢譯單解一種。每有字義曲奧。不易知曉者。非索致於英文原本不可。然此非積學之士有所不能。中等程度。未易語此。本社欲補斯缺。特編此雙解之本。凡舉一字。既有漢文譯解。復列英文原解。兩相比照。真義自見。可無疑團不通之苦。茲請述其特色。

雙解之益。既如右述。雖未敢因此抹殺一切單解之詞典。然其所以彌補單解詞典之缺項者。實不為少。不獨有助於漢譯之本。且能補英文原本所不及。此蓋我國前此所無而當今僅有之本也。

- 本書用最新最良之編纂法
- 本書蒐集英文中極必要之文字
- 本書既知英文釋義之深微
- 本書復知漢文釋義之確詰
- 本書兩解參照。足為練習翻譯資料
- 本書於讀書釋解。增旁疏引証之功
- 本書於會話作文。長活用英字之力
- 本書為中等程度。預植讀英文書之基礎
- 本書與單解辭典異其功用。而收效最大

陳仲
編撰



海

上

蘇元
瑛編

漢釋英文選

是書乃美國華盛頓歐文 Washington Irving 初歐渡陸紀行之作。都計三十四章。所言多西歐風俗。文章幽秀。嫺雅。美若詩畫。且聘辭輕妙。絕無艱深難解之病。英俗巧於誇美。而於是書。則舉國上下。皆喜讀之。書中以一百之半列原文。以其半列漢釋。漢釋之文。清潔無滓。尤為可貴。卷末附錄英美文家年表。最便考知歷代名著。

是書為中人之通英文及英人之通中文者。雜譯中國及英國極優美之詩詞。而成中國之詩詞。上溯周秦。下迄近世。皆有選錄。悉英譯之。英人之著作。則又以漢文譯之。都七十餘首。中國譯界。得未曾有。譯事中。惟詩詞最難顯達。而此書之作。則皆詞氣。湊泊。神情。宛肖。不失原文。意旨。特前此。散見羣籍。未嘗成書。曼殊室主人。吾國之夙於世界文學者也。見而惜之。因彙錄以成。是冊名之文學因緣。蓋謂文學界中。不可多得之事也。

漢英文學因緣

第一編
定價
大洋
三角



行

印

全一冊
定價
五角
五分

精裝一册
定價大洋
一元五角

完富無比

日本

清木昌吉

原著

英

文

書

翰

鎰

名
英漢尺牘
大全

書凡六編三十章一百一十餘節。其中整篇尺牘三百餘首。萃錦散句二千餘句。信封信箋款式四十餘種。名片款式二十餘種。告白格式十餘種。人之分類自名公巨卿。至於士農工商。各有舉例。事之分類。自慶祝弔唁。銀錢往來。至於家庭瑣屑。分別為二十餘項。關於社會上應有之尺牘。殆已搜載無遺。而於尺牘書寫。收發之種種規則。花郵片之書寫法。名片之使用法。等。不憚詳細解剖。反覆說明。尤為難能而可貴。譯文典雅高華。絕無粗俗牽強之弊。其後所附錄之八門。因於尺牘有關。遂並列於英籍中。則皆各成一書。是購一書。不啻購多書也。

實用德文典

長沙馮雄宇譯

全書共分四十七章。於品詞之性格及其變化。論述甚詳。每一章內先述詞之用法。次舉單語。次列德文中譯之例。次列中文德譯之例。德文中舉數複數。男性女性之別。分析最嚴。本書不憚詳述。務使學者。易於了解。書中取材適當。配佈整齊。用作高等學校或高等專門學校教本。極為相宜。



黃謙陳
光益合編

全一册
定價一元二角

第一編
已出版

日 本 潮

定價一
角五分

本編內容

我國與日本地隔一水。關係最密。自今以後。兩國交涉。必愈趨於糾紛。彼自甲午戰後。其在我國之種種設備。種種調查。日求情詳。不遺餘力。故每一事起。彼皆預有成算。則者。列眉我則茫然。無知舉國失措。此實由吾輩平昔於日本對我事情。漠視太甚。絕不研究之故。本社欲補斯缺。特印此編。用備海內。務使國人可由此純粹之出版物中。繼續考究彼國謀我之情狀。藉籌所以防備之法。蓋此編乃搜集彼國各種言論事實而成。讀之者。不啻身處彼國。謀臣策士之傍。其舉措施為皆可一一得其原委也。

日本謀我之真相 吾人警覺之晨鐘

上海盤棋街

羣益書社

讀者實益

一凡日本書籍報章中所載關於謀我之事實及言論。皆備為搜集閱者不必檢購。多書可於此一冊中盡知其真相。
一彼國雖以謀我為目的。而其舉動則隨世界之大勢。而常有更換。故閱此編者可於其言論中得知世界之趨勢。
一彼之謀我固極可惡。若彼之自謀則甚。有可以為我國自強之借鑑者。其上下一心以謀富強之道。可謂不遺餘力。讀此可以知其一斑。
一彼既盡力謀我。故探知我國事情極詳。其中且有一大部為我國人所不自知者。因我國人每為習俗所囿。彼則用科學的調查法。故能知之審而言之切。

An Ideal Husband

A Play

By

Oscar Wilde.

意
中

人 Lady Chiltern

I hardly think there will be much in common between you and my husband, Mrs. Cheveley!
(Moves away.)

Vicomte De Nanjac

Ah! chere Madame, quelle surprise! I have not seen you since Berlin!

Mrs. Cheveley

Not since Berlin, Vicomte. Five years ago?

Vicomte De Nanjac

And you are younger and more beautiful than ever. How do you manage it?

Mrs. Cheveley

By making it a rule only to talk to perfectly charming people like yourself.

Vicomte De Nanjac

Ah! you flatter me. You butter me, as they say here.

Mrs. Cheveley

Do they say that here? How dreadful of them!

Vicomte De Nanjac

Yes, they have a wonderful language. It should be more widely known.

(Sir Robert Chiltern enters. A man of forty, but looking somewhat younger. Clean-shaven, with finely-cut features, dark-haired and dark-eyed. A personality of mark. Not popular—few personalities are. But intensely admired by the

意中人

(續二號)

英國王爾德作

薛琪瑛女士譯

紀

齊佛雷夫人。我不信你和我丈夫有什麼交情。(退下)

南

呀。親愛的齊佛雷夫人。希奇。我自從在柏林後。一向沒見你。

齊

不是在柏林以後。是五年以前。

南

你比從前更年輕美麗得多了。你如何能夠這樣

齊

這。是因爲我時常專門對你說話。

南

呀。你奉承我。難怪此地人說你是一張油嘴。

齊

此地人說我這樣嗎。這些人何等可怕。

南

他們還有一件極奇怪的議論。這當使大衆知道的。

(紀

爾泰洛勃脫上。此人年已四十。而外觀猶不及此。相貌清秀。修容潔淨。髮眼俱黑。高貴出衆。其性質雖有爲人所不喜者數事。然

few, and deeply respected by the many. The note of his manner is that of perfect distinction, with a slight touch of pride. One feels that he is conscious of the success he has made in life. A nervous temperament, with a tired look. The firmly-chiselled mouth and chin contrast strikingly with the romantic expression in the deepest eyes. The variance is suggestive of an almost complete separation of passion and intellect, as though thought and emotion were each isolated in its own sphere through some violence of will-power. There is nervousness in the nostrils, and in the pale, thin, pointed hands. It would be inaccurate to call him picturesque. Picturesqueness cannot survive the House of commons. But Vandyck would have liked to have painted his head.)

Sir Robert Chiltern

Good evening, Lady Markby! I hope you have brought Sir John with you?

Lady Markby

Oh! I have brought a much more charming person than Sir John. Sir John's temper since he has taken seriously to politics has become quite unbearable. Really, now that the House of Commons is trying to become useful, it does a great deal of harm.

Sir Robert Chiltern

I hope not, Lady Markby. At any rate we do our best to waste the public time, don't we? But who is this charming person you have been kind enough to bring to us?

Lady Markby

Her name is Mrs. Cheveley! One of the

有極愛慕之者。尊重之者亦自不少。彼之品貌極美。但略有驕氣。自負其平之成就。為人勇而有略。呈倦容。自彼之口及領觀之。乃剛毅之人。但彼之自睛深陷。亦表示其為一多情之人。彼有兩種性質。一種是愛情。一種是睿智。此兩種性質。以彼意強毅之故。各自存在於己的範圍以內。不相混。彼之鼻管。彼之蒼白。不可稱爲入畫之人。未能畫之。但使危達克之。應樂圖其頭腦。

洛

麻克別夫人。請了。我只望你和約翰君同來。

麻

呀。我同來的人。較約翰更爲可愛。約翰君自從熱心考究政治以後。他的性心。變得其難堪。實是在如今風頭。這件事是有極大的害處。

洛

麻克別夫人。我盼望如度嗎。愛不。應公是人。是當共和到底。是我們的。誰呢。我力量是可。人無力不那。別我們的。誰呢。克。我光同是。是當共和到底。

麻

他就是齊佛雷夫人。我

Dorsetshire Cheveleys, I suppose. But I really don't know. Families are so mixed nowadays. Indeed, as a rule, everybody turns out to be somebody else.

Sir Robert Chiltern

Mrs. Cheveley? I seem to know the name.

Lady Markby

She has just arrived from Vienna.

Sir Robert Chiltern

Ah! yes. I think I know whom you mean.

Lady Markby

Oh! she goes everywhere there, and has such pleasant scandals about all her friends. I really must go to Vienna next winter. I hope there is a good chef at the Embassy.

Sir Robert Chiltern

If there is not, the Ambassador will certainly have to be recalled. Pray point out Mrs. Cheveley to me. I should like to see her.

Lady Markby

Let me introduce you. (To Mrs. Cheveley.) My dear, Sir Robert Chiltern is dying to know you!

Sir Robert Chiltern

(Bowing.) Every one is dying to know the brilliant Mrs. Cheveley. Our attaches at Vienna write to us about nothing else.

Mrs. Cheveley

Thank you, Sir Robert. An acquaintance that begins with a compliment is sure to develop into a real friendship. It starts in the right manner. And I find that I know Lady Chiltern already.

Sir Robert Chiltern

想是多的兒目脫式地地方齊
佛雷的的一家實實在與否我
却不自曉得現實在時代的人家
族不真混雜在照例的每人都
要改變一個別的名姓。

齊佛雷夫人麼我似乎
知道這個名姓。

他剛從維也納來到此
地。

哦。是的。我想我認識你
所說的這人。

呀。他在那裡無處不到。
狠知道些他朋友的不越事。
明年冬天我盼望那維使
也納去。我望那公
館有高手的廚役。

倘不這樣待你那公使
定要撤回請你指點
是齊佛雷夫人我喜
見他。

讓我介紹與你。(對齊佛
雷夫人說)我的愛人巴
勃脫君。

(鞠躬)介紹人雷都喜歡和
美們在齊佛也納的夫同認
我信與夫所說沒有除的
雷夫我人。就沒有的別
齊夫我人。就沒有的別

洛勃脫君。多有謝你。大凡
初次認識。就好的朋友。這
必為真正當的起點。我將
是最會經認識。爾樣才
來我曾經認識。爾樣才
人。會經認識。爾樣才

洛

Really?

Mrs. Cheveley.

Yes, She has just reminded me that we were at school together. I remember it perfectly now. She always got the good conduct prize. I have a distinct recollection of Lady Chiltern always getting the good conduct prize!

Sir Robert Chiltern

(Smiling.) And what prizes did you get, Mrs. Cheveley?

Mrs. Cheveley

My prizes came a little later on in life. I don't think any of them were for good conduct. I forget!

Sir Robert Chiltern

I am sure they were for something charming!

Mrs. Cheveley

I don't know that women are always rewarded for being charming. I think they are usually punished for it! Certainly, more women grow old nowadays through the faithfulness of their admirers than through anything else! At least that is the only way I can account for the terribly haggard look of most of your pretty women in London!

Sir Robert Chiltern

What an appalling philosophy that sounds! To attempt to classify you, Mrs. Cheveley, would be an impertinence. But may I ask, at heart, are you an optimist or a pessimist? Those seem to be the only two fashionable religions left to us nowadays.

真的嗎。

齊

真的。他剛才提醒我們還是同學。他時常得着好品行的賞物。我記得很清楚。他常常得賞。因為他的品行好。

洛

(微笑)齊佛雷夫人。你得着的是什麼賞賜呢。

齊

我生平得着的賞物。來得略為遲些。我想沒有來的。我因為品行好。所以得。

洛

我確實知道那些賞物。是為別樣可愛的。

齊

我不知道女子因為可愛受人獎賞。我想他們時常為這個受些責罰。現在時代。最容易使婦人容顏衰老的。就是他們忠心的情人。我敢說。倫敦城內的美人。大半都為着這事。可憐形容憔悴了。

洛

這是何等驚人的理論。我想要考較你的為人。這是我狠無禮的事。但是我心裏想問你。你是樂天家呢。還是厭厭世家。因為現時的宗教。是最流行的。

青年雜誌

(第一卷第三號)

四

完 未

已酉歲未盡七日自燕湖溯江還蜀入春淹泊峽中觀物叙懷輒露鄙音略不詮理

奉寄會稽山人翼資喟喟

謝无量

故國三千里。長江日夜聲。揚舡魚服遠。隱几鷓冠輕。驛路春光入。風濤夕數驚。實經巫峽險。真念聖湖清。
泥渚焦公草。滄浪孺子纒。浮生仍不繫。君子直無營。管席陪書幔。揚亭別酒甕。昔時同載魄。此日黯消精。
溫矚延犀燼。劉招香桂英。離羣頻子夏。浪跡類羅橫。未就持竿去。徒爲荷鍤行。不堪追素孔。祇是怯黔羸。
阮藉會埋照。長沮亦耦耕。東臯淹旅食。南郭竟狂醒。先世承炎帝。於今憶老彭。番峯元赴楚。淮岸復通荆。
辟地隨尸玦。乘流異別今。薄齋纏藥裹。費日更楸枰。窄瀨遲移棹。懸崖逆挂檣。山驅千笏立。江蹴一門成。
島嶼參差出。虹蜺咫尺生。屈騷心自苦。漢曲聽如噎。夙飼神祠鳥。兼供禹廟牲。受符壇縹緲。刊木歲崢嶸。
斑竹泉分淚。幽花冷獨榮。瑤姬雲不定。杜宇血猶榮。久已無丹鳳。虛傳畫白鸚。仙橋臨井路。妖氣聚棧槍。
往往思三戶。稍稍駭五丁。猿猱開關有。斤斧鬼神并。估客皆露笛。叢霄恍夢笙。灘留高象臥。波倒定龍擎。
嘆逝嗟何及。觀虛道乃瑩。下催桑海變。西接杞天傾。複嶂行看盡。環洲遠更迎。石錢緣水疊。蘿刺倚空撐。
鏡象明前浦。霞陰轉碧泓。平川一帆影。絕壁幾茅楹。飢鶻窺人訴。鱣鷄上屋鳴。峻哇憐菜摘。喧浪得魚烹。
細樹澄潭月。香醪小驛人。烟通夕步。漁火駐微明。味爽占風角。蕭疏信水程。陣圖荒擇柳。舟市賤柑橙。
鳥道猶實洞。鷓襟立野岷。一錢寧易死。百丈每先爭。沙濯谿金粲。鹽燒磧霧平。噫嘘燒戶喜。呼咤太公獐。
飄泊會無已。修晨况屢更。莫應添客思。強復記王正。爆竹殷山郭。張燈沸市僧。宮謳嚴漢朔。臺址實巴貞。
混混聊同濁。蒼蒼不易名。薄游從曼衍。疾首念鰥惇。鮀佞誰能學。鱗傷內暗嬰。北辰星隱見。黃道日光晶。

多士趨朱轍。明堂仰玉衡。盤盂誼魯甲。誓令過商庚。海上羅時髦。雲臺象國楨。季心仍大俠。犀首自名卿。
陳氣豪。湖海鄒談必。裨瀛義皆攀。尾柱泣爲下。蘇坑長短經。爭奏中和樂。漫笑工依拂。拂語好亂狂。
鐵柳甘疎放。欵冠忘裸程。伊川飄短髮。廣漢逐青盲。他日瓢終棄。間行劍爛纒。縱橫聞虎豹。細黠玩鼯鼯。
鼎重恒虞折。鄰強慎莫撻。裂背虛見劫。高鼻動要盟。馬上詩書廢。人間戰伐盈。黃龍知己沒。魯衛孰爲兄。
柱史空修禮。蘭陵但議兵。問頻憂國蹙。望極何衢亨。尙武茲成俗。依仁意倍誠。若爲傳道德。敢冀報瑤瓊。
岷嶺慚疲役。崆峒早繫繭。瓜秦壘晚吹。嶺越溪晴。杜甫先留宅。王郎未見情。此間豐餉。饗別味。勝蓴羹。
豆葉齊初綠。桃附啓此間春早半。頰此間春早已擊。雲封伯益井。苔冷季長瑩。松菊應追憶。山川舊徂征。何時回紫氣。重得過青城。

文學者國民最高精神之表現也。國人此種精神委頓久矣。謝君此作。深文餘味。希世之音也。子雲相如而後。僅見斯篇。雖工部亦祇有此工力。無此佳麗。謝君自謂天下文章。盡在蜀中。非夸矣。吾國人偉大精神。猶未喪失也。賦於此徵之。

記者識

現代歐洲文藝史譚

陳獨秀

歐洲文藝思想之變遷。由古典主義 (Classicism) 一變而為理想主義 (Romanticism) 此在十八十九世紀之交。文學者反對模擬希臘羅馬古典文體。所取材者。中世之傳奇。以抒其理想耳。此蓋影響於十八世紀政治社會之革新。黜古以崇今也。十九世紀之末。科學大興。宇宙人生之真相。日益暴露。所謂赤裸時代。所謂揭開假面時代。喧傳歐土自古相傳之舊道德。奮思想。奮制度。一切破壞。文學藝術亦順此潮流。由理想主義再變而為寫實主義 (Realism) 更進而為自然主義 (Naturalism)

自然主義。唱於十九世紀法蘭西之文壇。而左喇 Paul Zola 法國巴黎人。生於一八四〇年。卒於一九〇二年。為之魁。 氏之畢生事業。惟執筆獨立文壇。篤崇所信。以與理想派文學家勇戰苦鬥。稱為自然主義之拿破崙。此派文藝家所信之真理。凡屬自然現象。莫不有藝術之價值。夢想理想之人生。不若取夫世事人情。誠實描寫之。有以發揮真美也。故左氏之所造作。欲發揮宇宙人生之真精神真現象。於世間猥褻之心。意不德之行。為誠實臚列。舉凡古來之傳說。當世之譏評。一切無所顧忌。誠世界文豪中大膽有為之士也。與氏最稱莫逆者。法蘭西小說家龔枯爾 (Goncourt) 佛羅倍爾 Gustave Flaubert 法國 Rouen 人。及都德 (Alphonse Daudet) 生於一八四〇年。卒於一八九七年。吾國胡適君所譯柏林之園 (Le Siège de Berlin 見甲寅第四號) 及割地 (原義最後之課 Dernière Classe) 二篇。皆都德所作。 俄羅斯小說家屠爾格涅甫 Ivan Turgenev 生於一八一八年。卒於一八八三年。即本誌譯錄之春潮作者。 當時青年文士及藝術家。承風扇焰。遍於歐土。自然派文學藝術之旗幟。且被於世界。法人裴利西 (Corges Pellissier) 不滿意於自然主義者也。所著現代文學之運動 (Le mouvement littéraire contemporaine)

portain) 中有言曰：「自然主義果真失敗乎。卽其毀壞無復存續。而於堅持文學上之觀察力及現實界真誠之研究。其功蹟亦未可沒。其最可稱道者。莫如小說。若佛羅倍爾。若龔枯爾兄弟。兄名Edmond de Goncourt (1822-1870) 弟名Jules de Goncourt (1830-1870) 若都德。若左喇。若莫泊三。Henry Rene Albert Guy de Maupassant 生於一八五〇年卒於一八九三年 若法白兒。求之吾國歷代文學史中。以小說得名之正。未有能過之者也。」讀此可見今日歐洲自然派文學之勢力矣。

現代歐洲文藝。無論何派。悉受自然主義之感化。作者之先後輩出。亦遠過前代。世所稱代表作者。或舉俄羅斯之托爾斯泰。法蘭西之左喇。那威之易卜生。Henrik Ibsen (1828-1906) 爲世界三大文豪。或稱易卜生及俄國屠爾格涅甫。英國王爾德。比利時之梅特爾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 生於一八六二年今尚生存 爲近代四大代表作家。

現代歐洲文壇第一推重者。厥唯劇本。詩與小說。退居第二流。以其實現於劇場。感觸人生愈切也。至若散文。素不居文學重要地位。作劇名家。若那威之易卜生。俄羅斯人安德雷甫。L. N. Andreyev 今尚生存 英人王爾德。白納少。Bernard Shaw 伽司韋爾第。Galsworthy 德意志之赫卜特曼。Hauptmann 法人布若。Brieud 比利時之梅特爾林克。皆其國之代表作家。以劇稱名於世界者也。

斐利西原語如下 *Le naturalisme est-il réellement faillite? Si it ne laissait rien de durable, encore aurait-il bien mérité de la littérature en la ramenant à l'observation, à l'étude sincère de la réalité. Mais, pour ne parler ici que du roman, nous lui devons Flaubert, les Goncourt, Daudet, M. Emile Zola, Guy de Maupassant, Ferdinand Faber; et peut-être aucune autre époque de notre histoire littéraire ne fournirait, dans un seul genre, plus de noms justement illustres.*

春潮

(續前號)

俄國屠爾格涅甫原著
陳蝦譯

(十四)

薩稜既還寓所。感情興奮。勉自鎮靜。沉沉然以思。愈思則愈覺戀愛仙瑪之熱。直由心底發出。斗憶三日。間藏置衣囊之裘。啟蓋。探出之。如對仙瑪。鄭重接吻焉。

自願生平爲造物所忌。被拋置於淒涼孤獨之境。然今則投身於幸福潮流中。將不至爲波流掀擊。觸岩而殲乎。或竟勿能逃此厄。與要之。今殊不必作此無益之想。既勇身破浪而飛。今更無力抵抗波浪。惟委命巨濤。聽其所之耳。薩稜此際。若有所悟。伸紙疾書。得信如左。

仙瑪女友愛鑒。余之忠告。實因母夫人殷殷囑託。未便嘿然。諒亦慧鑒所及也。雖然吾愛子之情。請更告白於此。姑娘在余心中。燃一點愛情之火。使余覺察姑娘之愛。其力之偉大。殊非筆舌所能盡。敬白姑娘。方母夫人來此時。余戀愛之焰。初非甚熾。否。爾時余固不自矜其愛情之程度爲如何也。姑娘。余此時始知此方寸中。一團熱愛之火。焱焱正熾。則余非有資格進忠告於姑娘之人也。……余不假修飾。爲此告白。自今以往。余與姑娘之間。已無片點疑雲。遮隔爲憾。余此時唯知愛余。唯知愛余。爾子之愛。且不暇自顧其身。幸鑒此衷焉。薩稜謹啓。

薩稜封緘。啓身出街。約計耶米學課已完。是時當回。遂立街口候之。恰相值。連呼其名。耶米忻然來就。乃授以緘。囑交其姊。並叮嚀勿爲人知。耶米訝然瞻視其面。比無言。懷書馳歸。

晷景暗沒。薩稜還寓。仰臥閣隅。長椅之上。已忘却燃火。思鎮定其心情。然卒無益。思想潮湧。第此非無經驗之人所能知也。世間惟於戀愛有經驗之人。能諳戀愛之甘苦。

少頃門啓。少年耶米入。低聲呼曰。薩稜君。覆書齋至矣。隨將短箋置其枕側。薩稜自牀椅躍起。感情興奮。殆不可抑。明知仙瑪之弟在側。並不暇避諱。手短箋趨窗前。借微光覽之。書曰。

薩稜足下。明日一日中。請駕勿蒞此。至盼至盼。此事關我至重大。約在此一日之中。一切之事。盡可解決。望堅守此約。仙瑪手狀。

薩稜捧書再讀。嘆其筆跡娟秀。語耶米曰。拜託吾友。茲事祈堅秘勿爲人知。歸時上復令姊。道余已領悉。斯得矣。

次日薩稜偕耶米作郊外游。日暮始歸。仙瑪書已先至。其內容定翌晨七時。約薩稜在郊外○○公園晤面。薩稜接書喜甚。心房突突不止。

(十五)

翌晨薩稜五時離寢。六時易服。六時半已在公園露舍。曉天曇沈。尙欣欣有暖意。瞬間已雨。雨點大如念珠。紛紛向薩稜外套傾落。四面寂靜。不見微風。遠方白霧湧推。花香掩掩。大氣覺重。

街間店門大都扇閉。間見行人出沒道上。又時或聞巨聲轟然。自天空起反響。則貨車經過也。園內聞無游客。唯見園丁睡眼朦朧。持帚掃除。亡何高塔之鍾鳴七下矣。薩稜駐足四望。暗忖仙瑪將不至。牽事不來歟。於是頓感不安。中懷彌寂。俄頃登音起於身後。婦人衣裙絳縵之聲。旋達耳際。猛回顧則仙瑪至也。

仙瑪着黑色大衣。冠灰絕小。見薩稜亦不爲寒暄。直至薩稜身旁。仍緘口向前行。薩稜追隨其後。且行且低聲呼曰。『仙瑪姑娘。』則略頷之。不言亦不顧。舉步如故。

由露舍右轉。有小小噴水。水禽五六。振羽其中。通過池面則見紫色丁香花。旖旎遮天。其下有長椅。仙瑪坐焉。薩稜亦旁坐。暫時無言。兩人各不顧視。女張絹傘。沈然下視。

當此絕早之晨。公園杳無人影。一雙俊侶相將並坐。各自胸中之怡悅當無言可譬矣。旣而薩稜首申詞曰。仙瑪怒乎。仙瑪詫曰。余乎。曷爲而怒。薩稜曰。如此方佳。……再者余啓中所陳之事。果能取信姑娘乎。女曰。彼事與。曰。然。玉人含羞。低首不答。忽將洋傘滑墜於地。急拾之。薩稜更進曰。姑娘乎。余之白事。祈深信勿疑。大千世界中。若有『真誠』之物在。則如予今日戀愛姑娘之心。如此清淨至美之『真誠』。斯絕無僅有也。予之戀愛姑娘。直達斯境。薩稜熱烈之愛情。溢於眉宇。女郎略瞥薩面。仍無言。矚膝上之傘。薩稜陡伸放其左右膀。唏噓向仙瑪曰。噫。予何術將此心事剖示於姑娘哉。情景可憐。若哀告然。仙瑪至是始啓其嬌音曰。薩稜。子日前到予處。諄諄勸告時。曾無所思想耶。曰。否。予自接尊顏。卽涉遐思。無時或釋。但姑娘自有耶君。鄙人一片痴想。安望能遂其萬一哉。故母夫人以彼見託。予遂承應。雖非所樂。亦如旨達到。願予本心。豈如是哉。是時聞登音甚厲。遂默。俄一笨漢肩撐革囊。自叢蔭閃出。相其態度。蓋旅客也。其人殆不知客氣爲何物。睜目矚二人之面。頃之洩一巨噓乃行。

履聲漸遠。旋寂然無聞。薩稜廣續其詞曰。母夫人更語予云。人言薄誼殊可畏。儻被傳言因予之故。至姑娘與柯留倍爾決裂。則兩方均爲不利。故要予出而調解也。仙瑪嫌髮掠面。以手搔而掠之。眉少蹙。致詞

曰。薩稜。願子今後毋道彼爲予夫婿。余決不肯爲彼之妻。……抑婚約已解矣。薩稜作色曰。婚約解乎。此幾時事。曰。昨日耳。薩稜曰。姑娘親口決之歟。答曰。然。恰彼昨日來予家。因面絕之。薩稜曰。若然。則姑娘眞實愛予乎。答曰。不爾。吾何爲清晨獨來此所耶。聲音極細。以右手加椅背。薩稜執纖手。堅接已唇。於是揭其面紗。二人相對。了無所隔。薩稜舉眸視女郎。宛如夢境。仙瑪仍不脫閨女氣質。怯然俛首。淚光熒熒。但注目視其膝。

愛之報酬。既克償薩稜之苦辛矣。是時感謝喜悅之情。交集其胸次。想戀過度。不覺舒腕欲擁抱仙瑪。仙瑪羞然而拒。抬玉面四顧。薩稜曰。予不料辱姑娘如此寵愛。誠夢想所不及也。仙瑪低答曰。予亦疑是夢耳。薩稜續曰。方予抵佛蘭克佛爾之時。本擬勾留二三小時。行卽首塗。豈意吾生最大之幸福。迺於此間得之。謂非天下之奇歟。女郎興詞問曰。子言一生之幸福耶。斯言信乎。答曰。此何待贅言者。此際聞園丁掘土聲密爾座傍。仙瑪低聲曰。『歸乎。』願同行歟。少頃二人啓行。薩稜時露微笑。仙瑪則似有深思也者。每落薩後。數數由後面趕上。矚其面。則陡變蒼白。

（十六）

若薩稜。若仙瑪。皆嚮不知戀愛爲何物者也。今彼二人全身精神。業爲魔神所幽囚。人生最初之戀愛。爲精神上。一大革命。和平。單簡之生活狀態。忽粉碎如微塵。縱界鐵壁以防之。而彼青年儕輩。高揭純愛之革命旗。絕不稍存畏怯。奮身飛越。設脚跟不牢。失足而墮。竟殞其生者有之。然豈足制若曹之野心。彼唯知突進。竝不暇掉首他顧者也。

薩稜於途中探問昨日之事。女郎快口答之。爲種種之譚話。時或笑。或吐積息。或以表情之目光。流瞥薩面。仙瑪之言曰。吾母定欲強我。挽轉其決心。出語絕峻且煩。吾俱勉忍之。但吾母之言。吾絕對不能依從。因又暫緩其答復。殊苦辛也。當我正爲難時。柯留倍爾適來我家。吾本欲於拒絕柯前。再面君一商量之。詎彼放惡聲以褻君。吾萬分難忍。遂當場絕之。乃述柯之言曰。『汝今後慎勿近薩。若決鬥之事。傳聞村墟。人將以我不能保護妻室。恥辱甚矣。』言次。肖柯之姿勢。續曰。若人者。膽小如鼷。若根性然。曾不知媿羞。復恣意詈咒。吾不能不怒。因絕之曰。吾已無意爲子之妻。凡關我之事。亦毋庸室慮。吾母則大驚。百方訓誡。予走內寢。將金指環出。卽以還柯。並告曰。予兩日前卽弗用此。子曾未注意乎……柯性本甚妬。然自尊心頗重。亦無煩言。蕭然歸去。至是少默。復續曰。吾母果大怒矣。母語予。汝嫌憎柯。留倍爾君。予一向尤如夢中……顧余初非因何等愛情而締婚約。徒以阿母再三教勸。乃許之耳……然阿母固聲明。不反對予自由結婚者也。實則阿母對於吾子。頗似有誤解之處。薩稜訝曰。疑予乎……答曰。然。在吾母之意。以爲先是託子說予時。子竟承應。嗣後轉與予接近。更入予於手中。其猜疑之狡誤如此。故語予曰。薩稜之爲人。表面溫和。胸腹則惡。汝其自愛。毋墮彼術中。薩稜曰。然則姑娘未將予最先傳達之言。爲母夫人告乎。曰。未也。予方擬與子相商。然後告之。薩稜曰。是則無怪其歸罪於我矣。仙瑪曰。第雖如此。但我何可自作主張。驟告吾母耶。薩稜曰。願姑娘卽詣母夫人許。將以往所有之事。盡爲母夫人宣之。更表明薩稜無欺騙母夫人之心。薩稜本正直丈夫。俛首有怒容。女郎驚曰。君真欲借我面阿母乎。雖然亦不必恐壞事。待予先爲吾母言之。願獨不可乎。薩稜曰。無妨。吾今卽去。

歸途二人不意與柯留倍爾相值。柯適以是時赴商店辦事。仙瑪見柯斗止步。柯聯二人之面。露非常侮蔑之表情。由身傍通過時。口中嗚嗚。不解作何語。薩稜怒甚。欲追及之。仙瑪捉其腕乃止。遂挽手取道急歸。

(十七)

既至。二人躊躇多時。始相携而入。此態一入烈諾爾夫人之眼簾。其顏色惡變。掉面後向。號咷大哭。仙瑪驚訝失色。立室之中央。宛如彫像。薩稜亦心房跳突。殊難爲地。夫人縱屬誤解。但事由我起。累人至此地步。問心何安。不禁淚熒熒欲傾。

夫人哭泣。足歷時許。此際薩稜及仙瑪之罣慮。非祇一端。薩稜近夫人座傍。將有所言。夫人立拒曰。若足下者。吾無與言談之必要矣。語次擺其手。若甚危險然。稜薩待夫人感情鎮靜。然後極陳戀愛仙瑪之至誠。將來對於仙瑪。必出其全力爲謀幸福云。

但夫人原注重現實之財力。不嫌爲露骨之追究。細訊薩稜之境況。其言曰。柯留倍爾之收入。每年必七千圓以上。蓋已擁莫大之儲金矣。足下之收入果幾何乎。薩曰。吾誠無此鉅額之收入。然亦薄有領地。歲可得五六千圓。歸國後卽就官職。亦有二千圓之收入耳。夫人則又稱不願遣仙瑪一人遠赴俄羅斯。薩稜曰。予幸有運動外交官之門路。請歸國謀之。倘得供職此間。不大佳耶。夫人仍不悅曰。若爾不如將領土變賣來此永住矣。遂如夫人言定議。

午餐之後。仙瑪託徵故約薩稜至園中。恰落座於三日前挑選櫻實時所坐之長椅。仙瑪曰。願子勿怒。薩

曰。吾曷爲而怒。姑娘有話請述之。仙瑪曰。子與我結婚。果必不後悔乎。言之甚着力。薩稜曰。何故。胡得有此事。……亦着力否認之。仙瑪曰。今祇以信仰互殊。不能無介然耳。言次。忽折斷項間細鍊。將所繫之石榴石十字架。遞於薩曰。吾既與子共期白首。則信仰亦思與君同之。

仙瑪之戀愛薩稜。乃直如此。薩稜心中所以謝仙瑪者。又奚若歟。既而二人同回屋內。薩稜眼眶淚猶未乾。

(十八)

翌朝。薩稜於街間遇一闊綽之紳士。面龐極熟。繼悟係兒時窗友保羅。梭夫其人也。詢保以何事來當地。答稱奉細君之命。由噶斯帕典來此購辦物件。薩稜無意間逢故知於他鄉。中懷彌樂。遂造其旅邸與共餐焉。

保羅爲人。驚鈍無倫。比氣味亦卑猥不足稱。其妻土豪之女也。婦家號鉅富。保亦以是自傲。津津爲薩稜言之。殆忘其頂面爲人類。薩稜少凝思。且忍耐聽之。得間乃自暴其所遇。便詢保可否盡買其領土。保報以混沌之辭。約共往噶斯帕典一行。薩諾之。

由佛蘭克佛爾赴噶斯帕典。一路風景。非無可賞。然保羅俗子。不解自然之佳趣。銜雪茄。跨馬車。幾盡在夢寐之中。既抵噶斯帕典之旅舍。見保羅夫人。華服滿綴珠玉。光輝眩目。彷彿爲妃后之生活。比因保羅紹介。與瑪麗亞夫人爲見面之禮。如儀。夫人之姿首。固非絕世。然甚長社交。才能卓越之婦也。最可異者。彼擅於表情之媚姿。能迷惑一切男子。

薩羅於瑪麗亞。名義爲夫。實際則不過一種有關係之奴僕耳。瑪麗亞對彼全完操主人公之威權。瑪麗亞夫人之接薩稜也。刪除一切禮儀。爲絕對自由之態度。初時薩稜頗疑之。

是夕瑪麗亞就薩稜問其艷史。聞畢。嘆曰。若君等如此美滿之韻事。實予聞所未聞。因爲三數語。極表其同情之意。至決定領地之價格。則尙須候兩日。倘有急需。在六千法郎以裏。儘可隨時假用云。薩稜厚謝之。頃之。夫人曰。君憊矣。曷速寢乎。語次忽若有所憶。旋曰。足下與吾夫契友乎。答曰。然。小學時代之同級生也。夫人曰。其人爾時亦如現今之態乎。薩曰。夫人謂同何態。是時夫人不解作何思想。面漲赤。忍笑未發。旋取帕握口。輕起立。與薩稜執手。薩稜恭敬盡禮。退歸已室。竊怪夫人尋問之奇特。是夜薩稜房中燈火遲遲未熄。其間草長牋一通。寄其愛仙瑪。

（未完）

以詐僞得利之人必有不測之禍

（英諺）

農 商 部 註 冊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

總公司在上海英大馬路泥橋東首

分設 汕頭 漢口 上海

已戴完美合光眼鏡之明爽



VISION CORRECTED, BRAIN AND BODY FREED.



DEFECTIVE VISION NEEDS GLASSES

謹告學界及各界注意

目力不充之讀書苦况

美國畢業
 光學博士
 張士德謹佈

目力不充之患近於青年學子之一種流行病無以補助之非特足以阻滯其學力且尤足以耗其靈明美由於涉獵既艱心神不暢而記憶力之作用往往事倍功半即腦筋亦為之疲乏也誠行真正光學專家為之審驗日先將如所缺之度數製成化學鏡片以彌補之俾其通如分際則目不勞而神自暢既既而用自舒其無形之弊莫有不可以道里計者若夫學子之有頭痛及腦氣筋痛者皆諸醫理亦多與目患相間一經驗光病根立見他如外著之日疾尤不可不先就審驗俟調理復再致力於學業庶不為終身之累如上所述亦不僅學界中人世之有同病者皆當注意本公司於驗光製鏡之學咸蒙各界信用自問亦堪為社會裨益誠誠忠告幸學界及各界鑒之

精印傳奇小說

我國詞曲之學始於唐盛於宋元明以降代有能者文人學士閒吟雅詠之不足則譜為劇本歌之舞章以普及於社會十數年來崑曲不行於世劇本亦大更易前人所珍好者今且芻蕘視之本社懼其湮沒漸滅不可收拾因擬其尤者精校刊行印刷鮮明裝演美麗書中重要人物則影印畫像以增人之思慕意欲以形下之錦繡媲美形上之文章庶不負前人之結撰且以起今人之奮美觀念或亦海內 諸君子所心許也

- 長生殿傳奇 精裝一冊 定價八角
- 牡丹亭傳奇 精裝一冊 定價七角五分
- 燕子箋傳奇 精裝一冊 定價七角

以外陸續印行

趙線譯——定價七角

微積分學含理宏富。通常關於此種著述。皆長編鉅製。初學每苦浩博。視為畏途。本書獨能提綱挈要。削去煩碎。而又不失之粗率。蓋精而能明。簡而能括。川作教本。最為相宜。

微積分學綱要

實用微積分學

本書注重微積分學之實用。故取材簡要。而無不達之弊。篇中於無限級數。不定形之極限值。重積分。分分之近似值等。亦皆反覆闡述。要以主實用故也。

曹瑣編——定價七角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解析幾何學綱要 彭延啟譯 七角

新編解析幾何學教科書 仇壯編譯 一元二角

新編解析幾何學教科書 仇毅譯 一元二角

又 例題詳解 仇毅著 八角

平面三角法教科書 仇毅譯 七角

平面三角法 李國欽譯 九角

平面幾何講義 谷鍾琦譯 一元五角

幾何學教科書 仇毅譯 一元五角

又 問題詳解 仇毅著 五角

新編初等代數學 仇毅譯 一元五角

算術難問三百題解 孔宏先編 六角八分

新撰數學公式 七角

陳棧算術問題正解 張毅著 一元六角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出版

中學用
數學教科書

此數書皆日本近年最通行之教本。本社譯編為中學校數學教科書。其主旨在體例整嚴。取材簡括。使教者於教授時。有講演發揮之餘地。又別編各部問題詳解。以備教者學者參攷自習之用。尤為便利。

算術之部	代數之部	幾何之部	三角之部	算術問題詳解	代數問題詳解	幾何問題詳解
趙綠易應編譯 定價一元二角	趙綠易應編譯 定價一元三角	仇毅 平面八角 編譯 立體六角	黃邦柱編譯 定價六角	李光 九疑著 定價九角	易應 鯤著 定價一元二角	仇毅 毅著 定價七角



師範中學 女子用書

女子算術教科書

卷上 五角

女子算術教科書

卷中 四角五分

女子算術教科書

卷下 四角

女子代數教科書

全 四角五分

女子幾何教科書

全 四角五分

女子化學教科書

全 三角五分

女子物理教科書

全 五角

女子生理教科書

全 四角五分

女子礦物教科書

全 二角

女子動物教科書

全 印刷中

女子植物教科書

全 印刷中

女子家事教科書

全 五角五分

女子簿記教科書

全 印刷中

女子縫紉教科書

全 印刷中



上海 羣益書社 印行

男女之職事不同其應用科學亦生差異本社輯譯女子教科全編其內容切近女子事情為主體裁雖重而略簡絕不於中其程度皆甚相宜師範各附數末各附授答數尤便教

青年論

美國馬克威博士同著
斯密士博士

中國一青年譯

(接前號)

勤勉

格言

何家士曰。天才無他。勞與勤而已。

婆羅漢曰。由折而馴其通。復由通而釋其折。

亞羅得曰。二少年之差別。不在才能而在毅力。

皮汝遜曰。勞力者揮能力之戈。獲成功之節。戴得勝

之冠。

馬敦曰。惰夫之用。不逾於陳死人。不過多占人間之

地位耳。

有規律之動作。專精壹志。以新事於成。是即吾人勤

勉之義也。昔求其遠確之義。即驅圖利已而又利人之

動作。故勤勉云者。乃釐然中規之動作。而可以增益人

羣。裨福之謂也。

青年論

THE YOUTH

Selected from The True Citizen.

By

W. A. Markwiok, D. D.

and

W. F. Smith, A. B.

INDUSTRY.

MEMORY GEMS.

Genius is nothing but labor and diligence.—Hogarth.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Lord Brougham.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boy and another lies not so much in talent as in energy—Dr. Arnold.

Work wields the weapons of power, wins the palm of success, and wears the crown of victory.—A. T. Pierson.

A lazy man is of no more use than a dead man, and he takes up more room.—O. S. Marden.

By industry we mean activity that is regular and devoted to the carrying out of some purpose. More definitely, it is activity that is designed to be useful to ourselves or to others. It is thus a regulated activity by which our welfare, or that of others, may be furthered.

從事有序。爲程効所必需。而在吾人勸輒感爲難能。或
 淺覺其不易者。是無他。吾人當于役神億之餘。遠矚前
 塗。唯息肩之是望。遂意有生之至樂。乃莫逾於一不事
 事之時。耽逸之念生。斯趨功之力墜矣。

勤勉引爲人生職分之一。宜矣。然吾人於此。毋寧謂勤
 勉爲人生職分之將伯。蓋惟先有勤勉而後。其他職分
 乃可盡也。夫勤勉而外。有足以善吾生者。鮮矣。怠惰而
 外。有足以惡吾生者。鮮矣。

於此有倡異議者。要無疑也。姑無論此曹明認勤勉之
 措如何。度其人必深信克濟大業之光榮。非彼慙慙若
 行之徒。所能勉致。猶之他人遺產。然其幸而獲者。必其
 人賦命之佳。否則安可得也。故世惟得天獨厚之人才。
 乃克享有大業耳。此毗於天才者之說也。

規條。雄略一書。英人瓦特。斯珂特所著。稗乘中之名
 篇也。讀是書者。罔不欽作者爲天才。然是書實不啻表
 揚勤勉之事實。而宏毅堅忍。獨行諸德與焉。說者謂一
 司珂特神游心注於昔之武士時代者。有年。設身處地。
 想像乎十字軍之馬跡車塵。彼時之猶太民族。獨賦之
 特性異能。討論備至。而於當年之戰籍。凡關於彼者。述
 者尤究心蒐集。甚至於羅門法蘭西與查魯格。撒克遜
 人之混合語言文字。窮其源流。究其部次。實奇析異。爲
 狀蓋至勤也。

We are apt to think, or at least to feel, that the necessity of working regularly is a hardship. Because we get tired with our work and look forward with eagerness to the time of rest, we form the opinion that the pleasantest life would be one which should be all rest.

Industry might well be urged as a duty. But we would rather now speak of it chiefly as an aid in accomplishing other duties. Few things are more helpful toward right living than industry, and few more conducive to wrong living than idleness.

No doubt there are on this subject opposing opinions. Some believe, whether they openly confess it or not, that the glory of the highest success is not within the reach of every honest toiler; that it is, like other legacies, the good fortune to which some are heirs, but which others are denied—the inheritance only of those whom nature has well endowed. These are the advocates of genius.

The reader of "Ivanhoe"—that finest romance of Sir Walter Scott—pronounces its author a genius. The fact is that book is a conspicuous illustration of industry—patient, persevering toil.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for years Scott had made himself familiar with the era of chivalry; plodded over, in imagination, the weary march of the Crusaders; stu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tradictions of the Jewish character; searched carefully into the records of the time in which the scenes of his story were laid; and even examined diligently into the strange process whereby the Norman-French and the Anglo-Saxon elements were wrought into a common tongue."

信矣。勞力者。規定百凡大事之真價也。微勞力。曾見有
 何事可成者。英雄豪傑之崛起。其能享有大名者。是必
 其人勤勉不惰。堅忍孤行。雖其間庸有天縱之才。不由
 人力。或靈敏之性。與生俱來。然而勞苦。堅卓之操。為成
 功所必不可缺者。彼又烏能佚而免也。
 勞力者。人羣之大宗師也。又若軍旅。然勞力者。至嚴肅
 之訓練也。使軍旅。而無訓練。一旦應召而起。有見其潰
 亂披靡而已。嗟夫。勤勉。其殆師乎。彼實教吾人。堅忍不
 撓。宏毅獨行。彼實迫吾人。所夕從事。充力之所能。及唯
 是之故。彼實授吾人。以燦然之方法。與秩然之規律。然
 勤勉也者。又永無夫塵別之明。與果斷之力。而於以造
 成。嚴。有素之人才者也。
 勤勉者。凡百作用之菁華。芸芸衆生。所賴以殖。基於大
 地之上者。也。彼惰者。亦如惡人然。皆足為人利用也。昔
 斯巴達人。常驅釀酒之虜。游行於市。使青年子弟。觀其
 頑蠢頹喪之狀。恥而戒飲。此虜是誠有用矣。然非自用
 其用也。由是觀之。勞力之為物。相需至殷。吾人當歡喜
 將之。不當怨尤。詎之也。夫人習於勤勞。不大獨益其美
 德。即人生樂利。亦蒙其巨助矣。

青 年 論

Labor is indeed the price set upon everything which is valuable. Nothing can be accomplished without it. The greatest of men have risen to distinction by unwearied industry and patient application. They may have had inborn genius: their natures may have been quick and active; but they could not avoid the necessity of persevering labor.

Labor is the great schoolmaster of the race. It is the grand drill in life's army, without which we are confused and powerless when called into action. What a teacher industry is! It teaches patience, perseverance, forbearance, and application. It teaches method and system, by compelling us to crowd the most possible into every day and hour. Industry is a perpetual call upon the judgment and the power of quick decision; it makes ready and practical men.

三 Industry is essential for that usefulness by which each man may fill his place in the world. The lazy, like the wicked, may be made useful. The Spartans used to send a drunken slave through the city that the sight of his folly and degradation might disgust young men with intemperance. He was made useful; he did not make himself useful. From this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necessity of labor is something at which we should rather rejoice than complain, and that habits in industry are the great helpers to virtue, happiness, and usefulness.

今者勤勞之於婦人其緊要亦何亞於男子。往歲波士頓某美術肆中有羣女方聚而觀一著名之影象一女忽曰「儻之此為女子所作也。」一女答曰「此足使吾傲彼矣。」此名刺為蘇必羅亞遺像。而女士哈里特何思密所作也。女士好學而專精藝術。乃能以名作遺世界云。

事業之類。勤者必其成功。高且貴者也。無上之價。乃基於至大之真值。夫人而欲臻絕詣也。必如其價以償人。必自成。否則終於無成而已。

吾邦諸傑。非事舉兒。非執轄子。非庸庸之人。非纖情之輩。彼輩耽於刻苦。不惡藍樓。不憚清貧。而自披棘斬荆。以自食其天。救者也。

熊震李那漢欲為名畫家也。日自十時至四時。即役於畫室。會無間。斷迨至老病。釋筆時。彼年已六十有六矣。常自語曰「吾之勞苦。乃無異求飽之備也。」

說者謂極危之事。足以陷是邦之青年者。偷惰實居其一。乃青年子弟。於種種勤勞之事。規避唯恐不周。設謂此。則世無毫末之益。行且以偷惰。斷送其生涯。彼承者。蓋寡。然而偷惰之夫。實自貶其歡樂之權力。何也。唯苦而後知樂也。彼之一生。無日不在憂日。休假之中。更何有餘閒。可供樂者。天下無有。而治之。事彼。事機之。至亦決不願為高臥者。少留。唯有其耐。眠。終於無濟而已。

Industry is now as important to the woman as to the man. Some years ago, in an art store in Boston, a group of girls stood together gazing intently upon a famous piece of statuary. The silence was broken by the remark, "Just to think that a woman did it." "It makes me proud," said another. The famous statue was that of Zenobia, the product of Harriot Hosmer, whose love of knowledge and devotion to art, gave the world a master-piece.

Work is difficult in proportion as the end to be attained is high and noble. The highest price is placed upon the greatest worth. If a man would reach the highest success he must pay the price. He must be self-made, or never made.

Our greatest men have not been men of luck and broad-cloth, nor of legacy and laziness, but men accustomed to hardship; men who fought their way to their own loaf.

Sir Joshua Reynolds had the passion for work of the true artist. Until he laid aside his pencil from illness, at the age of sixty-six, he was constantly in his painting-room from ten till four, daily, "laboring" as he himself said, "as hard as a mechanic working for his bread."

Laziness is said to be one of the greatest dangers that besets the youth of this country. Some young men shirk everything that requires effort or labor. Few people entertain the idea that they are of no use in the world; or that they are ruining themselves by their laziness. Yet lazy persons lose the power of enjoyment. Their lives are all holiday, and they have no interval of leisure for relaxation. The lie-a-beds have never done anything in the world. Events sweep past and leave them slumbering and helpless.

勤勉者。勤。惡之良劑也。古語有之。『惰者之腦魔之窟。』意謂人無所為。則將習而為惡也。彼高以自命。而一不事事之人。可於亦可。世間最惡之事。未有過於妄動與淫樂者。彼自恣之徒。實墮道德之根基。劫生人之元氣。凝生衆惡。惡於何有。有死以報而已。

方青年勤於正事之時。人無過慮之者。然而試問彼。彼於何處進午膳乎。彼夜出館舍將何之乎。彼嗜食舉將何所事乎。彼於星期與聖日。果何處供其消遣乎。唯彼餘閒消耗之塗。足以標其人之品格。泰半青年之蕩檢夕餐。徹後。正被從容墜落之時。而在多數奮身上達之青年。嬰祭名以去者。則在惜取午夜餘光。以攻以讀。庸有時羣從朋黨。是必其益智而迪良者也。故吾人掬誠懼以告青年。亦願善用此餘閒而已。戒之哉。日之夕矣。正爾青年之生涯。危機一髮之時也。

昔者羅馬當其導民於勤勉也。國莫強焉。及夫藉戰勝之餘威。子女玉帛。賚賂無算。使其市民。含苦力以媿當是時也。羅馬之光榮。乃日趨於暗。傷風敗俗之事。乙乙然自穢穢中抽釋而出。以玷辱此莊嚴巍巍之城。而國遂不國矣。

勤勉殆為英吉利民德之骨幹。此無可疑也。以彼區區之島國。而其民能使環球之上。人跡所至。莫不尊之者。亦唯賴此勤勉而已。即在吾邦。儼然號為世界之工業國者。亦唯賴此勤勉而已。

Industry is one of the best antidotes to crime. As the old proverb has it, "An idle brain is the devil's workshop," for by doing nothing we learn to do ill. The man who done not work, and thinks himself above it, is to pitied as well as condemned. Nothing can be worse than active ignorance and indulged luxury. Self-indulgence saps the foundation of morals, destroys the vigor of manhood, and breeds evils that nothing but leath can blot out.

No one is very anxious about a young man while he is busy in useful work: But where does he eat his lunch at noon? Where does he go when he leaves his boarding-house at night? What does he do after supper? Where does he spend his Sundays and holidays? The way uses his spare mementa reveals his character. The great majority of youth who go to the bad are ruined after supper. Most of those who climb upward to honor and fame devote their evenings to study or work, or to the society of the wise and good. The right use of these leisure hours, we would cordially recommend to every youth. Each evening is a crisis in the career of a young man.

五

Rome was a mighty nation while industry led her people, but when he great conquest of wealth and slaves placed her citizens above the necessity of labor, that moment her glory began to fade; vice and corruption induced by idleness, doomed the proud city to an ignominious overtarrow.

There can be no doubt that idustry has been the backbone of the English character. By it her people have made their island respected all over the habitable globe. By industry our own land has come to be recognized as the workshop of the world.

德意志帝國著有定例。凡皇族少年親貴均令執一藝規定學藝時期。以能善自工作爲度。誠以世變無常。未來之事。渺不可測。爲人生自立計。則自儲貳以至親王。是宜令其具有自食其力之能。以求生存於大地也。似此良法。舉世所應則效矣。賢哉猶太民族。猶固守其先訓。謂少年無論貴賤貧富。皆應服習職業也。

佛蘭克林有言。『彼有一藝者。卽恆產也。』夫勞働事業。無論常人卑視。雅不欲爲。而自識者觀之。彼勞働者可欽崇之事業也。其贏羨雖若不豐。而所獲之令名。則無時或絀。勞働無可恥也。而亦無物可恥之。惟彼一事。事之人。或不操勞。而常觀責。釋厚者致足恥耳。吾人寧任浮夸氣盛之少年。恥其手杖。恥其羔革之掌衣。而決不欲勞働者。恥其胼胝之手也。古諺有云。『彼徒襲大家風采者。置之於市。會羅不得斗麥耳。』

有安多佛之南方學生某者。嘗被嚴譴。諍辭雖刻而甚當。先是某生購有木料若干。乃走謁其師司徒亞特教授。就託使誰鋸之。教授語之曰。『吾雖不居鋸工之列。吾將親爲子鋸之。』教授此類之教訓。直深印其徒之心坎。吾人深冀此少年能領會也。

It is rule in the imperial family of Germany that every young man shall learn a trade, going through a regular apprenticeship till he is able to do good journey-work. This is required because, in the event of unforeseen changes, it is deemed necessary to a manly independence that the heir apparent, or a prince of the blood, should be conscious of ability of making his own way in the world. This is an honorable custom, worthy of universal imitation. The Jews also wisely held the maxim that every youth, whatever his position in life, should learn some trade.

Franklin says, "He that hath a trade hath an estate." Work, however looked down upon by people who cannot perform it, is an honorable thing; it may not be very profitable, but honorable it always is, and there is nothing to be ashamed of about it. The man who has reason to be ashamed is the one who does nothing, or is always on the looking for an easy berth with good pay and no work. Let the young man whose conceit greatly exceeds his brains, be ashamed of his cane and kid gloves; but never let a man who works be ashamed of his hard hands. There is an old proverb which says, "Mere gentility sent to market, won't buy a peck of oats."

A keen but well deserved rebuke was once administered to a Southern student at Andover who had bought some wood, and who then went to Professor Stuart to learn whom he could get to saw it. "I am out of a job of that kind," said Mr. Stuart; "I will saw it myself".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young man learned the lesson which his teacher thus sought to impress upon his mind.

柯乃力萬達壁

或問於柯乃力萬達壁曰：「營業成功之奧秘何也？」

答曰：「奧秘耶。彼無所謂奧秘也。汝唯舉汝所爲。搏精凝神。以赴爾事業。奮力進取而已。」

今者設有人焉。而取法萬達壁氏之教也。是宜務乃事。當乃心。奮乃費。以訖於否。去泰來而後已。下述萬達壁氏軼事數則。可惜鑒焉。

當千八百六年。有舟擱淺於生的何克間。柯乃力之父。方任移徙船貨之役。乃命其子與三役工。駕三車六馬。運貨過沙洲。而致之小艇。時柯乃力年纔十二也。

復遼遠。既經長程。度越吉塞沙漠。泊抵南亞波。彼乃憂愁無計。載車馬渡過司塔頓島。蓋囊金已揮霍將罄。不足供渡車馬之費也。無已。乃往見逆旅主人。告以情。且與約曰：「儻公能資吾僑使渡者。我當留一馬爲質。有如四十八時內。我不以金六圓償公者。則請取此焉。」主人視其炯炯雙眸。不覺應曰：「吾願爲之。」未幾此馬果贖歸云。

Cornelius Vanderbilt.

"What is the secret of success in business?" asked a friend of Cornelius Vanderbilt. "Secret! there is no secret about it," replied the commodore; "all you have to do is to attend to your business and go ahead."

If you would adopt Vanderbilt's method, know your business, attend to it, and keep down expenses until your fortune is safe from business perils. Note the following incidents in his career: In the year 1806, when about twelve years of age, Cornelius was sent by his father, who was removing the cargo from a vessel stranded near Sandy Hook, with three wagons, six horses, and three men, to carry the cargo across a sandbar to the lighters.

When the work was finished, he started, with but a few dollars in his pocket, to travel a long distance home over the Jersey sands, and at length reached South Amboy. He was anxious to get his teams ferried over to Staten Island, and as the money at his disposal was not sufficient for the purpose, he went to an innkeeper, explained the situation and said, "If you will put us across, I'll leave with you one of my horses in pawn, and if I don't send you back six dollars within forty-eight hours you may keep the horse." "I'll do it," said the innkeeper, as he looked into the bright honest eyes of the boy. The horse was soon redeemed.

千八百十年春。彼浮海之興勃發。乃請於其母。乞假金百圓備舟。母曰。『見乎。此月之二十七日。汝十六歲矣。設彼時汝能耕耘播種此八畝之地者。吾將資汝以金。』此田殊荒蕪。而彼竟能如期卒事。彼是後鉅萬之富。實植基於此。肇端甚微之日。彼嘗終夜治事。晝復不去其職。故能於紐約港早獲絕佳事業也。

千八百十三年。是時邦人士。逆料英艦將攻紐約。紐約舟人爭投標承載軍實。送環港諸營。標價乃極廉。以得榜者。例許獨免軍役也。獨柯乃力不與於是役。其父問曰。『汝曷不往投標。』答曰。『是何益。若輩慮以半價爲之。此胡得而辦者。』其父曰。『雖然。試爲之。何害。』於是柯乃力勉徇父意。乃往投標。訂價得其平。初不以此望獲。故當揭曉。彼竟未往探也。泊至同輩喪氣而還。彼乃往兵站訊問。時能如約者。站官答曰。『然。茲事已定矣。柯乃力萬達壁其人。』語既。見此少年形色。若不勝驚異者。乃復詰之曰。『汝豈卽其人邪。』對曰。『余名實柯乃力萬達壁也。』站官曰。『善。汝知吾儕所以與汝訂約之意乎。吾儕惟求事之得辦。而知汝能辦之者也。』

由是以觀品行足以孚信用。而品行止於勤勉。猶宮室之止於其址礎也。

In the spring of 1810, he applied to his mother for a loan of one hundred dollars with which to buy a boat, having imbibed a strong liking for the sea. Her answer was, "My son, on the twenty-seventh of this month you will be sixteen years old. If, by that time, you will plow, harrow, and plant with corn the eight acre lot, I will advance you the money." The field was rough and stony, but the work was done in time, and well done. From this small beginning Cornelius Vanderbilt laid the foundation of a colossal fortune. He would often work all night; and, as he was never absent from his post by day, he soon had the best business in New York harbor.

In 1813, when it was expected that New York would be attacked by British ships, all the boatmen, except Cornelius, put in bids to convey provisions to the military posts around New York, naming extremely low rates, as the contractor would be exempted from military duty. "Why don't you send in a bid?" asked his father. "Of what use?" replied young Vanderbilt; "they are offering to do the work at half price. It can't be done at such rates." "Well," said his father, "it can do no harm to try for it." So, to please his father, but with no hope of success, Cornelius made an offer fair to both sides, but did not go to hear the award. When his companions had all returned with long faces, he went to the commissary's office and asked if the contract had been given. "Oh, yes," was the reply; "that business is settled. Cornelius Vanderbilt is the man. What?" he asked, seeing that the youth was apparently thunderstruck, "is it you?" "My name is Cornelius Vanderbilt," said the boatman. "Well," said the commissary, "don't you know why we have given the contract to you? Why, it is because we want this business done, and we know you'll do it."

Here we see how character begets confidence, and how character rests upon industry as the house rests upon its foundation.

德國青年團

謝鴻

一、德國青年團之源起

青年教育云者。非指學校教育而言。乃就社會教育而言也。蓋在歐美各國。今日之青年教育。已非單純教育學上之問題。而爲與國運有關之實際問題。此種觀念之發生。迫於國難。起一種恐怖心。由是一般國民。受非常刺激。其結果。遂合力圖青年社會教育之發達。說者謂英俄兩國從事於青年社會教育者。激於俄日戰爭。及南非戰爭後之警覺。豈不然哉。德國自先世受拿破侖一世蹂躪。國人茹苦忍痛。專事青年教養。以爲復仇之準備。厥後普奧及普法兩次戰爭。雖獲勝利。尤恐國人因此而生情氣。全國上下。從事青年教育益力。此次聯合奧國與四協約國宣戰。迄今已逾一載。強敵如英法俄意。始終不能入其國境一步。通國人口。不過七千萬。男子約居半數。而出征之額兵及補充兵之數。在七百萬以上。合以前死傷俘虜。及最近所徵自十七歲至五十二歲之志願兵計之。其總數達於千萬。國民意氣之盛。可謂橫絕一時。實際德國之強。不在軍容之盛。由於國家之基礎鞏固。舉國人民。復能貫徹青年德意志主義。其所有智力。能力。財力。以供國家犧牲。有此精神。乃有今日之戰績。飲水思源。謂非青年社會教育之賜。不得也。

二、青年團之統一計畫

德國近來教育。受法國鼓勵者居多。因法國對於國內青年。施軍事教育。而生對抗之心。徵諸國防會及

青年德意志會之設置可知也。此外關係教育會之青年團體亦復不少。其指導之任大率責諸附近防營之將佐。惟其教育方法有偏重軍事之傾向。國人頗有責言。於是政府知青年教育任各團體之自行動。易生流弊。遂籌統一方法。其教育目的不偏重體育。保持中庸之度。養成有堅強體力與強毅精神之健全國民。所謂德意志是也。遂於一千九百十一年以統一各團體爲目的。組織「青年德意志團」。其趣旨略謂「青年教育宜謀身心健全。使之守規律。重公德。養成富於敬神心及愛國心之國民。爲第一要義。青年之父母及社會各方面之人當協力匡助。始能達其目的。凡黨派、軍部、教會、實業家。尤當執中立態度。不偏於一面。始能達協同匡助之目的。此布告一出。舉國人民。不論若何階級。均進而補助青年教育。至今日遂養成堅強勤勉而重規律之國民性也。

三、青年團之教育方法

德國統一青年團之計畫既成。設本部於柏林。以皇太子爲總理。戈爾將軍爲會長。各聯邦均以國王及世子爲支部理事。凡各地方青年團之事業。不受本部之拘束。惟其主義及進行方針。不得有背於前項布告之宗旨。其經費受政府補助。若普魯士、巴伐利亞之陸軍部。更與以特別之便宜。現今此種團體之設置。在一萬以上。其會員之多。更不可勝紀。指導之責。率以軍營將佐當之。遊歷德國各地方。星期日見有多數少年。服裝不一。荷木鎗。軍營將佐隨其後。於野外仿設野營。或於森林中遊戲者。青年團團員也。德國有斯鐵青一市。其地毗連俄境。爲國家防營之駐札地。青年團團員均爲自十三歲至十八歲之青年。其教育方法。以體操、遊戲、旅行及模仿軍營野操。增長其體力。復時開講演會於附近學校。貫輸常識。

以補助其智識之不足。遇軍營大操及舉行紀念時。特許參觀。激起其名譽向上之心。平時一團分五隊。由該地防營之將佐指導一切。此雖就斯鐵青一隅而言。舉一反三。全國青年團之教育方法。大率類此。至無軍隊駐紮之地。地方之青年團。以本村有名望之人。及學校教員指導之。然在德國此等人又多爲退伍之將佐也。總之德國青年團之精神所在。就一地方而論。以養成勤勉節約。能獨立生活爲宗旨。市府稍大者。率以小學校之所在地爲標準。區分市街。各區內凡達於徵兵年齡之青年。施以教育。務使其思想行爲。不致放逸。所有工人傭工學徒。多利用星期日及休暇日。或夜間。加職業上之教育。又或利用小學校。設特別學校。以教育之。此種學校。德人稱爲第一勤勞學校。若軍隊則稱爲第二學校。青年團本部會長戈爾將軍。嘗語人曰。政府知我國青年團。因風俗習尚。易趨於軍事的訓練。只求體力精神強健。成爲守規律之勤勉國民。並按各人所習之職業。使之發展。俾與其他之國民。角勝決非使青年盡爲軍人。觀此欲謀青年社會教育者。可知所擇矣。

一人之利害卽一國之利害

(克希典)

青年英文學叢書

▲絕島日記

達利兒騰花 (Daniel Defoe) 氏英國最著名散文大家之一也。其所著魯濱孫絕島漂流記。開發英人冒險之特性。我國學者亦久已知之。本編所收。即魯濱孫二十八年間棲栖孤島中一年之日記也。其內容如何。無俟贅言。惟其用筆精細。而又自然。誠日記中最上之模範也。

▲金色王

是書為英國最有名之小說家。近世所稱為心理小說鼻祖。納維里兒好會 (Nathaniel Hawthorne) 氏所著。藉希臘之古談。諷崇拜黃金之愚陋。其筆致之妙。寓意之深。非一言所能罄。

▲小人國遊記

是書與魯濱孫漂流記。舟人辛八。為航海小說之三奇書。然漂流記敘述英人冒險與商業之特性。舟人辛八則想像奇特。而是書則著意新穎。優於諷刺。三書皆各有所長。此書著者司維夫特 (Swift) 氏。十八世紀散文全盛時代最有名之大家也。

▲偉里市商人

是書為世界文學霸王所稱為 (萬魂詩人) 索士比亞 (Shakespeare) 氏所作。最喧傳於世者也。散文大家查兒斯納門。為青年研究之便利計。因敘述其概略。則此書之價值可想矣。

▲三美姬

著者為華盛頓二尹 (Washington Irving) 氏。新世界最初之文豪也。以著斯克齊書著名。而此則其所著阿爾哈蒲納中之一篇。書中敘述古納達之左利王。漢罕馱德。與其妃之逸事。事跡奇妙。筆致優美。讀者每每不忍釋手。

歐洲七女傑

陳獨秀

居恒以爲男子輕視女流。每藉口於女子智能之薄弱。猶之政府蹂躪民權。每藉口於人民程之不足。此皆蔽於一時之幻象。而未嘗深求其本質也。其本質於何證之。歐洲紀載所傳女流之事業。吾僑鬚眉對之。能毋汗顏乎。爰錄其膾炙人口者七人。以爲吾青年女同胞之觀感焉。

奈廷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生於一八一〇年。卒於一九一二年。英人也。兒時卽好取偶人作臥病狀。戲爲醫治。長不道人。習醫術。且

壹意看護病人之法。且游學德意志半年。復赴法京。學於某看護院。盡得其術。歸英後。卽於倫敦組織看護婦會。一八五四年。俄土戰起。奈氏遂率同志女流三十七人。赴黑海。任看護傷兵之役。活英法戰士無數。時年三十有四。積勞致疾。衆促作歸計。氏不納。治事如初。戰罷回京。迎者空巷。相與贖金。創立軍醫講習院。及軍用看護會。自黑海之役。奈氏創陣前看護之法。其後戰役。輒仿行之。氏恆與焉。一八六四年。美國紅十字會。因以成立。今日規模浩大。開其基者。一英年。獨身女流。奈廷格爾也。

蘇非亞 Sophie Perovskaya 生於一八五三年。卒於一八八一年。俄羅斯虛無黨人也。年十七。接交虛無黨某。父怒禁之。出逃求學。益堅其爲人類犧牲之信念。任小學校教師。充看護人。無往而不以鼓吹革命爲己任。禍福非所計也。一八七三年。被捕旋釋。然自此遂爲警吏所監察。後五年。以黨案入獄。判流罪。脫於中途。一八七九年。謀炸俄帝於莫斯科。未遂。又一年。以炸斃俄帝亞歷山大二世。被戮。時年二十有九。

貞德 Jeanne D'arc 生於一四一二。卒於一四三一年。法蘭西愛國者也。幼時。英法方事戰爭。貞德卽懷愛國之志。託神意。謂見空中

明光有神人告之曰：『貞德往救王，恢復其國土。』遂自負奉神命，備刀馬，偕數人見王，以解奧良城圍。自任久困之法軍，得此驚喜，乘英兵驕懈，一擊潰之。連下數城，後墜馬被擒，英軍生焚之。年猶未及笄也。居禮 Marie Curie 生於一八六〇年。法蘭西人也。曾卒業於巴黎大學物理科。年二十九，於歸居博士。共肆力於『類電母』之發明。類電母者，堅質不滅之光，能徹物體。如 X 光然。以此被舉為女博士。一九〇六年，夫亡，氏遂代為巴黎大學類電母科教授。女子為大學教授者，自居氏始。

羅月 Henri Poincaré 生於一八五九年，卒於一九〇二年。法蘭西人也。幼習博物哲學於瑞士。年三十，為瑞士某女學論理學及哲學教授。又任某經濟學報記者。其著作『論稅』『天文史』『道德公例』『哲學概略』諸書，盛為學界所推重。米雪兒 Louise Michel 生於一八三六年，卒於一九〇六年。初為小學教員，後研求社會問題，以政治犯被放於澳洲。一八八〇年，歸巴黎，鼓吹極端社會主義，甚烈，以率眾威脅政府，禁錮二年。釋後，布其道於亞耳白山中，嚴冬以寒疾終。其著述有『民女』『公民』『困苦』『新年』『被侮者』『人類之微生物』數種行世。

羅蘭夫人 Maria Polignac 生於一七五四年，卒於一七九三年。少好學，喜讀盧梭之書，遂抱澄清之志。年二十一，適羅氏。少其夫二十歲。其時法國革命風潮漸劇，羅氏夫婦相携由里昂至巴黎。民黨知名之士，多會其家，商權國計。明年，羅氏親任內務大臣，頗得夫人內助。民黨旋分溫和激急二派，羅氏為溫和黨首，與激急之山嶽黨不相能。共和告成，山嶽黨逞其狂熱，悉鋤王黨，并及溫和黨人。羅氏被刺斃。夫人兩次入獄，卒以通謀叛徒之偽證，宣告死罪。臨刑，仰見斷頭臺上自由神像，嘆曰：『自由自由，汝為人假借以行惡也。』此言傳誦於今。西俗行刑，後男先女，慮其怯懼也。羅蘭夫人見同刑男子，多有畏色，請易其次。雖臨難，猶不改其常度也。

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

The Scientific Spirit in Modern Thought.

近世思想中之科學精神

英國赫胥黎。Huxley 近代生物學大家也。生於一八二五年。卒於一八九五年。所著天演論。侯官嚴氏曾譯為華言。風行中土。斯篇乃鈔自其所著“Lay Sermon”中之“On the advisableness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者也。劉叔雅識。

1. This time two hundred years ago—in the beginning of January, 1666—those of our forefathers who inhabited this great and ancient city 1. took breath 2. between the shocks of two fearful calamities: one not quite past, although its fury had abated; the other to come. 3.

2. Within a few yards of the very spot on which we are assembled, so the tradition runs, that painful and deadly malady, the plague, appeared in the latter months of 1664; and, though no new visitor 4. smote the people of England, and especially of her capital, with a violence unknown before, in the course of the following year. The hand of a master 5. has pictured what happened in those dismal months; and in that truest of fictions, The History of the Plague Year, Defoe 6. shows Death, 7. with every accompaniment of pain and terror, stalking through the narrow streets of old London, and changing their busy hum 8. into a silence broken only by the wailing of the mourners of fifty thousand dead; by the woful denunciations and mad prayers of fanatics; and by the madder yells of despairing profligates. 9.

(註) 1. 謂英京倫敦 2. 生息 3. The other to come = The other calamity is to come. 4. 直譯當作「擊非生客」意譯作「擊非創見」 5. 大家之手筆 6. Daniel Defoe (1661?—1731) 即著魯賓生譯說者

一、去今二百年前。當千六百六十六年正月之初旬。吾輩祖宗之居此古大城者。生息於二大災害之間。其一之淫威。雖過猶未甚遠。其他則方來者也。

二、傳聞即在吾輩今所聚處數步之內。彼癘疫之慘禍。發現於一六六四年之末。疫癘為災。雖非創見。然此度之酷烈。實從來所未有。禍我英倫人民。而於倫敦特甚。直至次年猶未已焉。小說家戴福。於其所著最翔實之小說「大疫紀」中。運其妙筆。描寫此數月間之情狀。其記「死亡」曰。「死亡」携其伴侶。痛苦恐怖。羣徐步倫敦狹隘之街衢。使平昔之喧闐。化為沉寂。所聞者惟五萬死人之喪者之哭聲。發狂者凄愴之呼聲。祈禱聲。與夫絕望之餘而自暴者之狂號而已。

也。7. 此 Death 之用法在修辭學謂之 Personification. 擬之為人者也。8. 倫敦市中之噴摩 9. 此 Profligates 不作無賴解乃謂絕望之餘而自暴自棄者也

3. But, about this time¹ in 1666, the death-rate had sunk to nearly its ordinary amount; a case of plague occurred only here and there, and the richer citizens who had flown from the pest had returned to their dwellings. The remnant of the people began to toil at the accustomed round² of duty or of pleasure; and the stream of city life bid fair³ to flow back along its old bed, with renewed and uninterrupted vigor.

4. The newly kindled hope was deceitful. The great plague indeed, returned no more; but what it had done for the Londoners, the great fire, which broke out in the autumn of 1666, did for London; and, in September of that year, a heap of ashes and the indestrucible energy of the people were all that remained of the glory of five sixths of the city within the walls⁴.

5. Our forefathers had their own ways of accounting for⁵ each of these calamities. They submitted to the plague in humility and in penitence, for they believed it to be the judgment of God. But towards the fire they were furiously indignant, interpreting it as the effect of the malice of man, as the work of the Republicans, or of the Papists, according as their prepossessions ran in favor of loyalty or of Puritanism.⁶

(註) 1. 指正月 2. The accustomed round & c. 如常 3. 有望 4. The city within the walls = London, 謂古代倫敦固有城垣也。5. 解釋。說明。6. Their prepossessions ran . . . of Puritanism. 彼等之偏見傾於忠君及清教徒主義。

6. It would, I fancy, have fared but ill¹ with one who, standing where I now stand, in what was then a thickly peopled and fashionable part

三、然自千六百六十六年正月。死亡率減至其常度。病疫者不過往往有之而已。避疫他徙之富民。皆返其居。孑遺之民。復安其業。服務行樂如常。都會生活之潮流。以方興之勢。呈復其故道之觀矣。

四、然曇花一現。新興之希望復歸泡影矣。大疫誠不至再發。然千六百六十六年秋。復有大火。其所以禍倫敦者。猶之大疫也。其燬燬然之城。毀其六分之五。所餘者唯灰燼焦土。與市民不折不撓之氣而已。

五、吾輩祖宗之解釋此等災難也。自持其特別之意見焉。彼等信此疫乃上帝之裁判。故自懺悔而謹服從之。然於大火則甚憤恨。以其起於人之不仁也。彼輩之見。偏於忠君或清教徒派。故疑火為共和黨或舊教徒所縱也。

六、惟吾思設有人焉。立於當時人口最多最繁盛之區。即吾今日所立處。以

of London, should have broached to our ancestors the doctrine which I now propound to you—that all their hypotheses were alike wrong; that the plague was no more, in their sense, Divine judgment, than the fire was the work of any political, or of any religious, act; but that they were themselves the authors of both plague and fire, and that they must look to themselves to prevent the recurrence of calamities, to all appearance ². so peculiarly beyond the reach of human control—so evidently the result of the wrath of God or of the craft and subtlety of an enemy ³. . . .

7. Some twenty years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plague, a few calm and thoughtful students banded themselves together for the purpose, as they phrased it, of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 The ends they proposed to attain cannot be stated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 words of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organization: “Our business was (precluding matters of theology and state affairs) to discourse and consider of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and such as related thereunto:—as Physick, ⁴ Anatomy, Geometry, Astronomy, Navigation, Staticks, Magneticks, Chymicks, Mechanicks, and Natural Experiments; with the state of these studies and their cultiv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e then discoursed of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the valves in the veins, the *venae lactae*, ⁵ the lymphatic vessels, the Copernican ⁷ hypothesis, the nature of comets and new stars, the satellites of Jupiter, the oval shape (as it then appeared) of Saturn, the spots on the sun, and its turning on its own axis, the inequalities and selenography ⁸ of the moon, the several phases of Venus and Mercury, the improvement of telescopes

三

吾今日向公等所陳述之理。告吾輩之祖宗。謂彼等之說盡妄。謂大疫非上帝之裁判。猶大火之非某政治宗教之黨派所為。謂火疫二者皆彼等所自造成。謂彼由各方面觀察。皆非人力所可得施。而顯為天神之震怒。敵人自留意以斯二鉅災者。當自留其防其復發。則人將斥其潰天神也。

七、距大疫之發生約二十年前。二三靜慮深思之士。結為一社。以謀自然知識之進步。相號召。諸公結社之目的。一發起人道之至為明晰。其言曰。『吾輩之事業。(除却神學與國事)在於論究哲學之探討。如物理解剖、幾何、天文、航海、統計、磁氣、化學、機械、及自然界諸實驗。皆在所研求。傍及國內外治學之情形。吾輩於血液之循環。血管之辨。乳糜管。淋巴管。歌白尼氏說。彗星與新發見諸星之性質。木星之衛星。土星之為橢圓形。(當時見其如此)太陽面上之斑。與其自轉。月面之不均。及月體學。金星水星之諸現像。遠鏡之改善。及磨玻璃為鏡之法。空氣之重量。可否有真空。自然果惡之

and grinding of glasses for that purpose, the weight of air, the possibility or impossibility of vacuities and nature's abhorrence thereof, 8. the Torricellian 10. experiment in quicksilver, the descent of heavy bodies and the degree of acceleration therein, with divers other things of like nature, some of which were then but new discoveries, and others not so generally known and embraced as now they are; with other things appertaining to what hath been called the new Philosophy, which, from the times of Galileo 11. at Florence, and Sir Francis Bacon 12. (Lord Verulam) in England, hath been much cultivated in Italy, France, Germany, and other parts abroad, as well as with us in England." The learned Dr. Wallis, writing in 1696, narrates, in these words, what happened half a century before, or about 1645. The associates met at Oxford, in the rooms of Dr. Wilkins, who was destined to become a bishop; and subsequently coming together in London, they attracted the notice of the king.

否。陀力士理氏之實驗水銀。重物之下降。與其下降之速度。及其他凡百類此之事物。皆研究之。其中數者在當時猶為新發明。其他亦未為世所熟知承認如今日也。又英倫之培根。弗羅連斯之伽理尼以還。意大利法蘭西德意志及吾英倫。有稱新哲學者。學子競研究之。凡關於此者亦在吾輩所研求者之列也。此宿學瓦利斯博士於千六百九十六年所著。記其前半稜事之文也。諸社友集會於阿格斯佛之威爾金博士家。博士乃定為監督牧師者也。其後相將入倫敦。遂動國王之聽矣。

(註) 1. Have fared but ill—but = only, fared ill = happed ill. 2. To. all appearance = 由各方面觀之 3. Enemy 謂共和黨及舊教徒。4. Physick, Staticks, Magneticks, etc 當日之數字法如左 5. Vence lacteo 乳糜管 6. lymphatic vessels 淋巴管 7. Nikolaus Copernicus (1473—1543) 波蘭之天文學家曾倡太陽居地球繞行之說者 8. Selenography. 月體學 description of the moon, 9. Nature's abhorrence thereof,—thereof 當上文之 Vacuities 直譯之作自然深惡真空。其義即天地間無處無物質也 10. Evangelista Torricelli (1608—1647) 意大利之物理學家以實驗水銀而發明晴雨表者 11. Galileo (1564—1642) 意大利之天文家 12. 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之大哲學家

8. Thus it was that the half-dozen young men, studious of the "New Philosophy," who met in one another's lodgings in Oxford or in London, in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grew in numerical and in real strength, until, in its latter

八、於是彼好新哲學之六青年。在阿格斯佛或倫敦。互相集會於其寓所。當十七稜中葉。人數實力皆

part, 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had already become famous; and had acquired a claim upon the veneration of Englishmen, which it has ever since retained, as the principal focus of scientific activity in our islands, and the chief champion of the cause it was formed to support.

9. It was by the aid of the Royal Society that Newton published his Principia. If all the books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were destroyed, it is safe to say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physical science would remain unshaken, and that the vast intellectual progress of the last two centuries would be largely, though incompletely, recorded. Nor have any signs of halting or of decrepitude manifested themselves in our own times. As in Dr. Wallis's days, so in these, "our business is, precluding theology and state affairs, to discourse and consider of Philosophical enquiries." But our "Mathematick" is one which Newton would have to go to school to learn; our "Statics, Mechanics, Chymicks, and Natural Experiments" constitute a mass of Physical and chemical knowledge, a glimpse at which would compensate Galileo for the doings of a score of inquisitorial cardinals; 2. our "Physick" and "Anatomy" have embraced such infinite varieties of being, have laid open such new worlds in time and space, have grappled, not unsuccessfully, with such complex problems, that the eyes of Vesalius 3. and of Harvey 4. might be dazzled by the sight of the tree that has grown out of their grain of mustard seed.

五

大增。至其末葉。彼「自然知識共進會」已聲譽隆起。得國人之崇敬。視為吾邦學術之中樞。羣流之冠冕。其令名直至今日保持弗墜也。

九、牛頓之得刊行其傑作「原理」一書者。由此學會助之也。縱世之一切書籍皆毀。但得此學會所刊行之「哲學紀錄」一書獨存。則物理學之基礎。絕未動搖。前二樞人智之大進步。猶得錄存其大要。此可斷言。即吾人今日。亦不見有學術衰微之朕兆也。今之時代。亦猶瓦理斯博士之時。吾儕之事業。（除神學國事外）在於討論研究哲學之問題。惟吾人今日之數學。雖牛頓復生。猶當入校而學之。今之統計學、磁氣學、化學、與自然界之實驗。實組織物理化學之知識為一團。使伽理尼再生。得一瞥之。足償其所受於宗教裁判所諸僧正之苦也。今之物理學解剖學。包含無量數之新問題。把捉至複雜之問題。彼威撒理及哈威輩。荷睹其所布之種。竟成大木。目將為之眩也。

(註) 1. 此書名 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通稱於物理學之數學原理者也 2. A

glimpse at which. . . . inquisitorial cardinal. 昔 Goliles 僞地球公認說宗教裁判所捕之下獄
 備受酷虐今荷得一醫科學之昌明足償往日所受之苦也 3. 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 和蘭國人
 解剖學之始創 4. William Harvey (1578—1657) 英之醫學家發明血液循環者也

10. We have learned that pestilences will only take up their abode among those who have prepared unswept and ungarnished residences for them. Their cities must have narrow, unwatered streets, foul with accumulated garbage. 1. Their houses must be ill-drained, ill-lighted, ill-ventilated. Their subjects must be ill-washed, ill-fed, ill-clothed. The London of 1665 was such a city. The cities of the East, where plague has an enduring dwelling, are such cities. We, in later times, have learned somewhat of Nature and partly obey her. Because of this partial improvement of our natural knowledge and of that fractional obedience, we have no plague; because that knowledge is still very imperfect and that obedience yet incomplete, typhus is our companion and cholera our visitor. But it is not presumptuous to express the belief that, when our knowledge is more complete and our obedience the expression of our knowledge, 2. London will count her centuries of freedom from typhus and cholera, as she now gratefully reckons her two hundred years of ignorance of that plague which swooped upon her thrice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11. Surely, there is nothing in these explanations which is not fully borne out by the facts. Surely, the principles involved in them are now admitted among the fixed beliefs of all thinking men. Surely, it is true that our countrymen are less subject to fire, famine, pestilence, and all the

十、今吾人已知疫癘唯卜居於不潔者之家而已。此輩所處之都會必狹隘。街衢之水必不疏通。且糞穢狼籍。其家汚穢必不宣洩。光線空氣必不足。其人必不沐浴。衣食必不精潔。千六百六十五年之倫敦。即如斯之都會也。東洋諸都會。為疫癘所永住之鄉。亦如斯者也。較近吾人於自然略有所知。稍服從之。因吾人自然界知識有此一端之進步。與微細之服從。而疫癘自此遂絕。惟此知識猶甚簡陋。服從亦猶未至。故傷寒霍亂之害。尙未能除。然使吾人知識更進步更完全表現之。則倫敦可以永無傷寒霍亂之災。猶之十七稜初葉。疫癘之掃蕩倫敦。屈指計之。不下三度。而今則數百年不識此物。此甚可憑信。絕非過言也。

一一、以上所陳。未有不以事實證明之者也。其事實中所包括之原理。今之思想家莫不固信不移。今吾國人之罹於火災飢

evils which result from a want of command over and due anticipation of the course of Nature, than were the countrymen of Milton; 3. and health, wealth, and well being are more abundant with us than with th.m. But no less certainly is the difference due to the improvement of our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at improved knowledge has been incorporated with the household words of men, and has supplied the springs of their daily actions. 4.

(註) Garbage 本義為動物之臟腑此則作糞穢解 2. Our obedience. . . . our knowledge—Our obedience to nature and the expression of our knowledge is more complete 之略也 3. John Milton (1008-1674) 英之大詩人。4. Improved knowledge has been incorporated. . . . their daily actions. 謂因科學進步而科學名詞化為家常日用之語。科學遂為日常行為之原動力。

12. Granting for a moment, then, the truth of that which the depreciators of natural knowledge are so fond of urging, that its improvement can only add to the resources of our material civilization; admitting it to be possible that the founders of the Royal Society themselves looked for no other reward than this. I cannot confess that I was guilty of exaggeration when I hinted that to him who had the gift of distinguishing between prominent events and important events, 1. the origin of a combined effort on the part of mankind to improve natural knowledge might have loomed larger than the plague and have outshone the glare of the Fire; as a something fraught with a wealth of beneficence to mankind, in comparison with which the damage done by those ghastly evils would shrink into insignificance.

13. It is very certain that, for every victim slain by the Plague, hundreds of mankind exist, 2.

僅疫癘及其他災害之起於不能制御自然預知自然者。其數少於彌爾頓時之人。而康寧福祉。則較其時之人為多。此多寡異同。實皆由於吾人自然界知識之進步。與施此知識於人生日用也。

一二、彼蔑視自然界知識者。好發高論。謂其進步但有裨益於物質文明。吾今姑承其說。姑認創立此學會者。舍此無復他求。然吾謂在彼能辨別大事與要事者。必視此同心戮力以謀人類自然界知識之進步之本原。較彼大疫為尤偉大。視其光輝較大火為尤燦爛。其嘉惠人類者無窮。以彼大火大疫之所損害者較之。則此區區損失真不足數。此必非過言也。

一三、每一人罹疫而死。則數百人實反賴此得生。

and find a fair share of happiness in the world, by the aid of the spinning-jenny. 3. And the Great Fire, at its worst, could not have burned the supply of coal, the daily working of which, in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made possible by the steam-pump, gives rise to an amount of wealth to which the millions lost in old London are but as an old song. 4.

14. But spinning-jenny and steam-pump are, after all, but toys, possessing an accidental value; and natural knowledge creates multitudes of more subtle contrivances, the praises of which do not happen to be sung because they are not directly convertible into instruments for creating wealth.

(註) Prominent events and important events 前者謂大火。後者謂用學術以利人生也。2. For every victim mankind exist. 謂一人染疫而死醫生由此所得之經驗可以治愈多人也。3. Spinning-jenny, 千七百六十七年 James Hargreave 所發明紡織機器。4. Are but as an old song 不足道

15. I cannot but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all natural knowledge were laid when the reason of man first came face to face with the facts of Nature: when the savage first learned that the fingers of one hand are fewer than those of both; that it is shorter to cross a stream than to head it; that a stone stops where it is unless it be moved, and that it drops from the hand which lets it go; that light and heat come and go with the sun; that sticks burn away in a fire; that plants and animals grow and die; that if he struck his fellow-savage a blow, he would make him angry, and perhaps get a blow in return; while if he offered him a fruit, he would please him, and perhaps receive a fish in exchange. When men had acquired this much knowledge, the outlines, rude

且藉紡織機器之力以分
享世間之幸福焉。大火之
害雖甚烈。然不能燒絕煤
炭供給之途。每日利用汽
機採掘於地下。其所開發
之富源。若以古倫敦所損
失之鉅億較之。殆不足道
也。

一四、然紡織機與汽機
畢竟玩具而已。其價值亦
偶然耳。自然界知識則創
造無數更精練之計畫者
也。惟未能直以之為起富
之具。故民猶未解歌頌其
功也。

一五、當人類之理性。初
與自然事實相接觸之時。
一切自然界知識固已植
其根基矣。彼野蠻人初知
一手之指。其數少於兩手
渡河涉川。較捷於遠溯其
源。石片不撥則不移。握於
掌中。掌舒則墜。光熱與日
俱來去。木片置火中則燃。
動植物有生死。以挺擊人
則人怒。或反擊以報之。以
菓實贈人則人喜。或將以
魚酬之。人苟多識此類事
物。則當此之時。於數學、物
理學、化學、生物學、及倫理、
經濟、政治諸科。固皆已粗

though they were, of mathematics, of physics, of chemistry, of biology, of moral, econom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were sketched. Nor did the germ of religion fail when science began to bud. Listen to words which, though new, are yet three thousand years old. 2.

"When in heaven the stars about the noon
Look beautiful, when all the winds are laid
And every height comes out, and jutting peak
And valley, and the immeasurable heavens
Break open to their highest, and all the stars
Shine, and the shepherd gladdens in his heart,"

If the half-savage Greek could share our feelings thus far, it is irrational to doubt that he went further, to find, as we do, that upon that brief gladness 3. there follows a certain sorrow, 4. —the little light of awakened human intelligence shines so mere a spark amidst the abyss of the unknown and unknowable; seems so insufficient to do more than illuminate the imperfections that cannot be remedied, the aspirations that cannot be realized, of man's own nature. But in this sadness, this consciousness of the limitation of man, this sense of an open secret 5. which he cannot penetrate, lies the essence of all religion; and the attempt to embody it in the forms furnished by the intellect 6. is the origin of the higher
九 theologies.

具其大略矣。即宗教亦與科學同時萌芽也。下所舉語句。試玩味之。此雖新譯然其思想則已三千年矣。

星辰麗中天。
燦然拱明月。
風靜萬籟寂。
羣峯如堵列。
碧天渺無際。
衆星光澄澈。
下有牧羊兒。
欣然自怡悅。

使彼草昧之希臘人。能受吾人之感想至於此度。則亦將如吾人之欣喜未終。憂憤繼至。此無可疑也。蓋此喚起人類智靈之微光。僅一現於彼不得知不可知之深淵中。益顯人性缺憾之不可得補。其所願望之不可得達而已。然此悲哀。此制限。(智識)此不可思議。即諸宗教本質之所在。而欲以智靈所賦之形式體現之者。即彼高深之神學所自起也。

(註) 1. to head. 溯其源而過 2. 此希臘詩人 Hesiod 之辭也所謂 though new 者以其為近人所譯也 3.

That brief gladness 謂諸宇宙間憐羅萬染而心喜 4. A certain sorrow 謂隱思宇宙之玄妙非人智所能明而自傷智靈之不完全也 5. Open secret 以目所能見之物而其秘奧又不可探求故謂之公然之秘密 6. To embody it in the forms &c.—it 指 the essence of all religion. 謂以科學方法組織而表現之也。

16. Thus it seems impossible to imagine but 一六、宗教學術諸知識

that the foundations of all knowledge, secular or or sacred, 1. were laid when intelligence dawned, though the superstructure remained for long ages so slight and feeble as to be compatible with the existence of almost any general view respecting the mode of governance of the universe. 2.

No doubt, from the first, there were certain phenomena which, to the rudest mind, 3. presented a constancy of occurrence, 4. and suggested that a fixed order ruled, at any rate, among them. I doubt if the grossest of fetich-worshippers 5. ever imagined that a stone must have a god within it to make it fall, or that a fruit had a god within it to make it taste sweet. With regard to such matters as these, it is hardly questionable that mankind from the first took strictly positive and scientific view.

17. But, with respect to all the less familiar occurrences which present themselves, uncultured man, no doubt, has always taken himself as the standard of comparison, as the centre and measure of the world; nor could he well avoid doing so. And finding that his apparently uncaused will has a powerful effect in giving rise to many occurrences, he naturally enough ascribed other and greater event to other and greater volitions, and came to look upon the world, all that therein is, as the product of the volitions of persons like himself, but stronger, and capable of being appeased or angered, as he himself might be soothed or irritated. Through such conceptions of the plan and working of the universe all mankind have passed, or are passing. And we may now consider what has been the effect of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之堂構。雖歷千載。猶甚微弱。至關於宇宙攝理。唯有其汎概之意見。然其基礎則不得謂非植於人智初放曙光之時也。自始彼野蠻人亦必見有表示因果之現象在。且知無論若何。必有一定之秩序存乎其間。以爲之準則焉。嘗思雖在最愚之崇拜偶像者。當亦想像石中有神。司其墜落。菓中有神。使其味甘也。如上所陳。人類蓋自始即懷積極的科學之見地。無可疑矣。

一七、然關於一切較高遠之事。彼不學者。常以其己身爲比較之標準。自居爲世界之中樞。裁量之尺度。彼蓋不得不如此也。見其己身偶發之意志。其力足以生甚多之事件也。自以其他更大之事。歸之其他更大之意志。視宇宙間萬物。爲與己相類之大力者之意志所生。以其己身之可懣可激也。謂此大力者亦有喜怒之情焉。舉凡人類對於世界之規畫。或作。莫不經過此等觀念。或尙有未能全脫此級者。人之知識既達於此。且修養自然。自然界知識以求增加神

knowledge on the views of men who have reached this stage, and who have begun to cultivate natural knowledge with no desire but that of "increasing God's honor and bettering man's estate. 6."

之光榮。改善人之境况。此外無復他望。然則其視自然界知識進步之效果為何如耶。今試一研究之。

(註) 1. Secular or sacred 俗與神聖即學術與宗教之義 2. As to be compatible. . . . of the universe. 謂關於宇宙攝理但知一斑而已。 3. The rudest mind=The savage. 4. A constancy of occurrence 謂同一原因必生同一之結果 5. The grossest of fetichworshippers 崇拜偶像中之最愚者, fetich 之義為 a material thing, living or dead which is made the object of superstitious worship. 6. man's estate=man's condition.

18. For example; what could seem wiser, from a mere material point of view, more innocent, from a theological one, to an ancient people, than that they should learn the exact succession of the seasons, as warnings for their husbandmen; or the position of the stars, as guides to their rude navigators? But what has grown out of this search for natural knowledge of so merely useful a character? You all know the reply. Astronomy, --which of all sciences has filled men's minds with general ideas of a character most foreign to their daily experience, and has more than any other, rendered it impossible for them to accept the beliefs of their fathers! Astronomy-- which tells them that this so vast and seemingly solid earth is but an atom among atoms, whirling, no man knows wither, through illimitable space;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what we call the peaceful heaven above us is but that space, filled by an infinitely subtle matter whose particles are seething and surging, like the waves of an angry sea; which opens up to us infinite regions where nothing is known, or ever seems to have been known, but matter and force, operating according to rigid rules; which leads us to contemplate phe-

一八、今試舉例以明之。古人以春秋之代序。定稼穡之次第。以星辰之方位。作航海之指南。以物質之見地觀之。猶有視此更聰敏者乎。就宗教之見地觀之。猶有視此更富於天機者乎。研求如是。有裨實用之自然知識。其效果若何。公等當皆能言之。此即天文學也。天文學在諸科學中。與人以無關日用之觀念。而又最足使人破除先民所傳來之信念者也。使吾人知此狀若甚堅之大地。不過為旋轉太空無數微塵之一。吾人頂上所謂平和之穹蒼者。其實為至精微之物質所滿布。其諸分子奔騰澎湃。有若怒濤焉。示吾人以此廣大無極不可思議之空間。唯質與力。循其定律以運行。啓迪吾人使致思於宇宙現象。以其性質考之。宇宙現象

nomina the every nature of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ey must have an end, but the very nature of which also proves that the beginning was, to our conceptions of time, infinitely remote, and that the end as immeasurably distant.

19. But it is not alone those who pursue astronomy who ask for bread and receive ideas 2. What more harmless than the attempt to lift and distribute water by pumping it; what more absolutely and grossly utilitarian? But out of pumps grew the discussions about Nature's abhorrence of a vacuum 3; and then it was discovered that Nature does not abhor a vacuum, that the air has weight; and that notion paved the force which produces weight is coextensive with the universe, — in short, to the theory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and endless force 4 while learning how to handle gases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oxygen, and to modern chemistry, and to the notion of the indestructibility of matter.

(註) 1. Impossible for them. . . . their fathers 使彼不能信其先人之所信。2. Ask for bread and receive idea, 此句引自 Carlyle 所作 Burns 傳者也原文作 "Ask for bread and receive a stone" 喻詩人為世所輕也今 Huxley 更 "a stone" 為 "idea" 意義大不同矣 3 Nature's abhorrence of a vacuum 解見前 4. Universal gravitation and endless force. 重力之於宇宙無所不在故謂之普遍重力, 力者絕不消滅故謂之無窮力也。

20. Again, what simpler, or more absolutely practical, than the attempt to keep the axle of a wheel from heating when the wheel turns round very fast? How useful for carters and gig-drivers to know something about this; and how good were it, if any ingenious person would find out the cause of such phenomena, and thence eluce a general remedy for them! Such an ingenious person was Count Rumford; and he and his successors have

必有其終極。然揆之吾人之時間觀念。即此亦足証其始之遙遠無涯。猶其終之不可測度也。凡此諸端。皆天文學之教也。

一九、雖然。彼求食而得思想者。非僅研究天文學者也。世果有較以唧筒抽水為更有利無害者乎。然由此唧筒遂生自然能容真空與否之問題。而自然界之容真空。與空氣之有重量。乃因以發明矣。由此以推知發生重量之力。實與宇宙並存。約言之。即普遍重力。與勢力不滅之理。皆由此而得闡明也。吾人研究如何使用瓦斯之際。遂發明酸素。進而為近世化學。與夫物質不滅之說。

二十、又當車輪迴轉極速。求防其軸生熱之方法。事之簡單而又全屬實用。甯復有過於此者耶。御車者能略解此。其益何限。苟有機巧之士。能明其所以生熱之故。因以推得防熱之方。甯不大佳。而魯姆佛伯爵即其人也。伯爵與其

landed us in the theory of the persistence, or indestructibility, of force. And in the infinitely minute, as in the infinitely great, the seekers after natural knowledge, of the kinds called physical and chemical, have everywhere found a definite order and succession of events which seem never to be infringed;

21. And how has it fared with the "Physick" and Anatomy? Have the anatomist, the physiologist, or the physician, whose business it has been to devote themselves assiduously to that eminently practical and direct end, the alleviation of the sufferings of mankind,—have they been able to confine their vision more absolutely to the strictly useful? I fear they are worst offenders of all. For if the astronomer has set before us the infinite magnitude of space, and the practical eternity of the duration of the universe; if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hilosophers have demonstrated the infinite minuteness of its constituent parts, and the practical eternity of matter and of force; and if both have alike proclaimed the universality of a definite and predicable order and succession of events, the workers in biology have not only accepted all these, but have added more startling theses of their own. For, as the astronomers discover in the earth no centre of the universe, but an eccentric speck, so the naturalists find man to be no centre of the living world but one amidst endless modifications of life; and as the astronomer observes the mark of practically endless time set upon the arrangements of the solar system, so the student of life finds the records of ancient forms of existence peopling the world for ages, which, in

後繼者。實示吾人以勢力不滅之理者也。彼研求自然界知識。號為物理化學家者。小之至於秋毫。大之至於六合。皆能隨地得其一定之秩序。不易之連續焉。

二一、然物理學與解剖學則何如耶。解剖學者。生理學者。醫學者。其事業在減少人類之痛苦。蓋皆委身於最實用直接之事者也。然彼輩目先果局促於實利之一隅耶。吾恐彼輩殆破除舊思想之健將也。使天文學者以空間遠大無極。宇宙實無窮盡之理。臚列吾人之前。物理化學者。說物體組織之精微。道物質與力之質無終極。又二者皆倡道宇宙間無所不有一定之秩序。不易之連續。則彼生物學者。不特盡承諸說。且將益以更足驚人之言。猶之天文學家。明地球非宇宙之中心。而為離心之一點。彼博物學者。亦明人類非生物界之中心。而視為生物無數變化中之一種。猶之天文學者。於太陽系之組織上。見時間無窮之徵。彼生物學者。亦得睹太古處此世界諸生物之狀態。以人類經

relation to human experience, are infinite. Furthermore, the physiologist finds life to be as dependent for its manifestation on particular molecular arrangements as any physical or chemical phenomenon; and, wherever he extends his researches, fixed order and unchanging causation reveal themselves, as plainly as in the rest of Nature. . .

驗徵之。此亦無窮也。又生理學之物理化學之現像。實起於特殊分子之配置焉。任彼探討至何地。步一定之秩序。不易之因果。實隨處表現。與在自然界他處無以異也。

(註) 1. Benjamine Thompson Rumford (1753-1814) 美國學者其籍為英國所封 2. Landed us &c. 使吾人臻於何境，使吾人造詣至何程度。 3. How has it fared with—it 乃 indefinite. fared = happend. 4. Worst offenders of all. Has done most to overthrow old established notions.

22. Such are a few of the new conceptions implanted in our minds by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Men have acquired the ideas of the practically infinite extent of the universe and of its practical eternity;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 conception that our earth is but an infinitesimal fragment of that part of the universe which can be seen; and that, nevertheless, its duration is, as compared with our standards of time, infinite. They have further acquired the idea that man is but one of innumerable forms of life now existing in the globe, and that the present existences are but the last of an immeasurable series of predecessors¹. Moreover, every step they have made in natural knowledge has tended to extend and rivet in their minds the conception of a definite order of the universe—which is embodied in what are called, by an unhappy metaphor², the laws of Nature—and to narrow the range and loosen the force of men's belief in spontaneity, or in changes other than such as arise out of that definite order itself³.

二二、以上所陳皆自然界知識之進步所印於吾人心中之新觀念也。吾人已識上下四方古往今來之為無窮。且知地球為宇宙間目所得見處之一微塵。唯其期間。若以吾人之時間標準較之。則為無窮耳。又人類者。不過圓與上無量數生物中之一而已。且實歷無數級進化。乃成今日之狀態也。加之。自然界知識每進一步。則宇宙間為有一定秩序之觀念益廣且堅。(此一定之秩序。現於所謂自然律者之中)且使人信無定律之心為之弛懈。其範圍為之狹隘。於偶然之變化不復置信焉。

23. Whether these ideas are well or ill found-

二三、此等觀念。其組織

ed is not the question. No one can deny that they exist, and have been the inevitable outgrowth of the improvement of natural knowledge. And if so, it cannot be doubted that they are changing the form of men's most cherished and most important convictions.

之良否非所問也。此等觀
念之存在。與其為自然界
知識之進步。實無人所
能否認之。誠如是則其
人所懷最重要之信念。決
無疑義也。

(註) 1. The last of an immeasursble series of predecessors. 此 predecessors 乃以前之 existence 之義, 與 present existence 相對, 謂今之狀態乃經以前無數狀態始成之最後狀態也。 2. unhappy metaphor. 此 unhappy = ill-chosen, incorrect. 3. Changes other than difinite order itself. 一定秩序所不生之變化即偶起之變化

The end.

君子有三惜
此生不學可惜
此日閒過可惜
此身一敗可惜
夏正夫

青年英文學叢書

▲舟人辛八

是書爲世界有名之大奇書。亞則比亞逸語中之一篇。與漂流記小人國游記齊名。其前後航海七次之苦樂禍福。珍聞奇談。讀者有應接不暇之勢。而其想像之怪誕。殆與我國莊子同工。

▲皇子韓列特

是書爲索士比亞(Shakespeare)所著。而散文大家查兒斯納門叙其概略者。原作與摩克卑斯、禮亞王、阿謝羅三書稱爲四大悲劇。翁得所謂 Immortal Shakespeare 與世界文學界霸王之名者。以此。蓋傑作中之傑作也。

▲穀離特迷宮

希臘之文學。羅馬之法律。希伯來之宗教。所稱爲歐洲近世文明之三要素。而希臘文學影響於近代之學藝思想最大。其神奇古說皆文學繪畫雕刻之材料也。是篇及附錄阿達納姬之逸語。皆叙述此古代文明之斷片。其文明則博爾多文(Baldwin)流暢之筆也。

▲返魂鳥

是書爲丹麥文豪安達孫(Andersen)氏所著。本篇僅收其第二章。一則於滑稽中含高古之詩味。一則於悲哀中寓玄妙之神奇。讀之者莫不拍案叫絕也。

▲新世界之舊夢譚

華盛頓二尹(Washington Irving)之得名。實以著斯克齊書故。而斯克齊書之最要者。則本篇所收新世界之舊夢譚也。蓋利浦以太平無我之化身。昏睡山中者二十年。而世之變遷推移。美國獨立事業成於其間。醒後遂疑身非我有。其變化離奇。誠不可名狀。其爲世所歡迎者有由來矣。

善化 皮錫瑞著

鹿門先生遺稿

經學史講義

精裝一冊
大洋五角

發國
學之
光輝

皮鹿門先生著。內容分經學開闢時代。經學流傳時代。經學昌明時代。經學極盛時代。經學中衰時代。經學分立時代。經學統一時代。經學變古時代。經學積衰時代。經學復盛時代。十期。先生為近世經學大師。平生著述甚多。然皆宏篇鉅製。義理深湛。非書宿名流。不易窺覽。是本乃先生掌教湖南城南師範學堂時講義之作。自上古迄於近今。數千年經學之變遷得失。闡述靡遺。立論執中。無門戶之見。文字淵懿典雅。易於領會。學校中講經之書。此為最善本矣。

羣益書社

行印

海上

著義重藤工本日

預算決算。往昔列為財政學中之一段。雖以日本之學術銳進。亦至近數年來。始有成書。工藤重義氏。於斯學最為專長。此書其所著也。因此種著述。行世絕少。故本書極力網羅集材。完富其立論。雖以財政學為宗。而常兼及於國家學。務欲擴大規模。使斯學獨成一科。以促世人之注意。

最近預算決算論

長沙易應岷譯

精裝全一冊

大洋一元四角

各國預算制度論

長沙李猶龍譯

精裝全一冊

大洋一元八角

工藤氏前著預算決算論一書。於此學之理論學說。屢述極為詳備。本社曾譯刊行世。此本乃廣續前書。而作分三編。第一編預算準備上之問題。第二編預算提出上之問題。第三編預算議定上之問題。專意敘述各國預算制度之沿革。及各國預算制度之得失。廣匯衆說。最便參照。足補前書所未備。

日本吉田良三著

商業簿記

長沙楊蘊三譯

精裝全一冊

定價大洋九角

本書初稿五年之間重版至二十餘次，可謂風靡一時。此為第二次改稿，其內容為非常精簡較之前撰又復迥別。著者資自於異，謂通常簿記之書皆用歐釋法解說複式一時雖稱簡便然學者往往不得其詳。今此書獨用歸納法自交易要素之結合關係而說明借貸之原理故能條理井然前後會通無有隔閡之弊。學者能了解其一種交易要素結合關係則其他數種皆自然明悉。譯者疑難是冊所得極深且能以簡明之筆寫復與之理尤為斯學中難能之作。

上海棋盤街

羣益書社出版

國外大事記

記者

▲墨西哥之國事粗定

墨西哥自麥亞士變更國法。據總統之位。連任八次。專政閱三十年。國內志士無復和平。改革政治之望。遂激起千八百十一年四月之變。比年以來。革軍盪起。國內擾攘。無有甯日。甚至爭權奪位。五總統並立。而民生凋敝。元氣剝喪。均非所問。國人追原禍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麥氏之專權竊位。有以致之。至今年七月二日。雖麥氏客死之耗。傳自巴黎。而羣情憤憤。未之或恕也。此五首領中。胡爾泰氏原有繼任資格。因爲人詭譎不正。麥氏之死。處暗殺嫌疑之地。美政府禁之於美國。迨麥氏死狀白於世。嫌疑始釋。而聲望亦墜。前月美洲各共和國。因墨亂無已。影響及於外國僑民。特於華盛頓開會。名之曰。大美利堅會議。八日。議決承認卡蘭柴政府。爲墨西哥臨時政府。此時卡氏即向大美利堅會議。担保下列五款。(一)外國僑民及本國人生命之安全。(二)信教自由。(三)除維拉及胡爾泰外。大赦政治犯。(四)復行立憲政治。(五)普通選舉。至二十一日。美國正式承認卡蘭柴爲墨西哥臨時總統。並聞美國政府。已頒布章程。禁止軍火。由美國輸入墨西哥。此項新

國外大事記

章。對於墨國各交戰黨派。一概適用。蓋墨國新總統卡蘭柴氏。已由大美利堅會議承認。美政府此舉。即贊助卡氏。設平和政府之第一步也。其他美洲拉丁族諸國之國務員。亦贊成大美利堅會議之議決案。據東京電。稱日本外部。已於十五日以前。接得大美利堅會議承認卡氏政府之通告。日政府之意。若美國與南美各國。依照該會議之議決案。承認該臨時政府。而歐洲諸國。亦不反對。日本亦將踵他國之後。而承認。至是。風雨飄搖之墨國。國基得謂之粗定。新總統卡蘭柴。果能鑒於麥氏之專制失敗。以後一切行政。遵法制之軌道而行。墨民雖經三十年虐政。數年喪亂。或從此蘇息歟。

▲葡萄牙新總統之經歷

葡國自五月下旬。經里斯波之變。皮涅塔。卡斯特羅之超然內閣。辭職。約釋。卡斯特羅起而組織民主黨內閣。當時總統亞利亞博士。不能安於其位。提出辭職書於兩院議場。以該總統屆八月五日。始爲滿職之期。特舉出布拉卡爲臨時總統。至八月六日。按法律。程式。選舉正式。繼任總統。貝爾那爾諾馬加德(B. Marinho)當選。於投票總數百七十九票之中。占百三十四票之大多數。可謂得一時之人望。考馬氏生平。原隸君主黨。自改入共和黨。信仰

共和之念甚擊王政之顛覆彼之筆舌與有力焉學問一道於哲
學造詣極深此外外交經驗甚富當建設共和之始在布拉卡第
一次臨時政府爲外交總長新共和國得列強之正式承認者氏
之力也千九百十二年任駐伯刺西爾公使伯刺西爾者原爲荷
國之殖民地現與母國仍有密接關係緣此地荷僑最多駐劄是
邦公使在荷國外交官中爲要職氏膺此任其能任重可知後轉
任外交總長去歲課斯塔內閣倒時代之組織內閣大赦政犯收
拾時局至冬十二月辭職在歐戰發生之始歐洲謠傳荷國出兵
加入協約諸國時兩院開會馬氏蒞院演說會向英法兩國表示
同情此次被選爲正式總統日本報紙批評謂此乃荷人表示傾
向英法之証其說甚謬蓋荷人舉共和主義先覺者之馬加德爲
總統實爲愛護手創之共和國家起見也

▲波斯排除英法勢力之風潮

波斯國內之亂兆肇自今春至八九月之交益趨險惡之象在俄
國勢力範圍之波斯北部以達布利芝市爲中心據俄國各報紙
所載雖稱建築中之達布利芝鐵路工竣後得回復俄國勢力但
政治革命之暗潮起於都城德黑蘭爲德人之唆使而土耳其人
政治煽動者又有潛入亞擇爾罷間州（波斯北部之一州）之勢達布利芝

之民心動搖近聞任該州總督芝波斯太子移節達布利芝其險
象可知也九月十四日德黑蘭俄僑電達俄都稱在英國勢力範
圍之波斯南部與北部有同一之狀況即在卡占爾及亞拉斯兩
處經德國將佐訓練之民兵隊有八千人近有攻襲英國極少防
兵駐札之邊德爾及布希爾兩處（均波斯）之謠此等地方人心
甚爲激昂有電請皇帝及政府議會撤退英國之防兵者有迫脅
在此地之英俄領事館及英俄銀行者其勢洶洶排英之風潮日
盛一日報紙復極力爲之援助對於英國及英國人倡神聖運動
曩駐西拉斯之英國副領事爲德僑所毆負重傷而死九月二日
駐伊斯巴漢之英國領事顧拉哈們乘馬運動爲波人擊傷此耗
達英國英人異常憤激波斯外部大臣因此躬詣英使署謝罪英
使馬林克拒絕不見德黑蘭德人轉公然號於衆曰於伊斯巴漢
宜排除英國勢力波斯民主黨復往各處運動謀抵抗英俄九月
三日德黑蘭來電稱波斯議會議長訪民主黨首領及宗教界要
人促政界革命之進行吾人推原其故因波斯政府勢弱無能歐
戰伊始坐視俄軍排擠土人於北英人任意占用波斯海灣於南
其中央鄰近美索波達米亞之好戰山民與夫西部尙武之諸
馬登族均思排除統治其地之異族以致自南而北自西而東之

伊·凡·巴·漢·爲·運·動·之·中·心·點·而·英·俄·南·北·之·聯·絡·遂·爲·之·隔·斷·二
十一日。英外部大臣葛雷在下議院。聲稱英政府已計及保護波
斯之英僑。而俄國早遣哥薩克兵。由土耳其斯坦至阿富汗與波
斯交界之舉特羊特。以便與其南之英軍握手。於是波斯之時局
益危。政府爲大局計。對於伊·斯·巴·漢·英領事被擊一事。十月十日
在德蘭倫敦兩處。表示歉忱。允賠償損失。搜捕凶犯。並派憲兵保
護英國領事署及英國僑民。至十三日。倫敦來電云。波斯使署宣
稱波斯嚴守中立。重辦波斯南部亂事。並設法阻止暴動復生。旋
路透電社。亦得外交方面消息。稱波斯時局。略有進步。波斯政府
担保維持秩序。果爾。則波斯境內。尙無戰事發生也。

難艱由懶惰生

苦惱由偷安來

佛蘭克令

▲美國公民學

定價八角

是書爲美國學校通用課本。首述公民之初步。次述公民與政府之關係。次述公民於經濟上之義務。次述公民與社會之關係。次述公民與國際之關係。大而政事。小至社交。行動行止。皆當各有標準。則以短範之不可稍相越。論太倉唐先生謂。編舉日。張網羅。俱備其精。至之意。與我國大學禮記。相出入。洵入道之軌範。社會國家之通維。不僅於以見。美利堅立國之精神。並足爲我國今日之模範。青年當率仲座右之銘。

▲美國民主政治大綱

三角五分

此書分上下二編。上編述地方自治及邦自治之制度。下編述中央政府之制度。且附述合衆國建國及革命史略。於凡構成各種制度之要素。組織政府各部之程序。人民與約法之關係。皆能措詞不繁。而大要畢備。閱覽一過。即可將共和國所以成立之大本了然於心。我國國體雖已變更。而未諳共和真諦者。尙屬不少。此書最足借鏡。官簡事該。尤便誦讀。

憲法論綱

陳文中譯

是書為日本法曹編纂分四編。第一編精論。第二編論國家之組織。第三編論國家之機關。第四編論國家之作用。其內容雖編者有一定之主旨。然使其於法理上有辨論之價值。即不問新舊異同之學說。皆搜羅載列。而明其所自出。一以便於學者參攷研究為歸。宿而編制精當。條理詳明。於斯學中。最為善本。

精裝一厚冊 定價一元五角

法律顧問

劉積學譯

是書目的。欲使人民於簡易之時間。知法律之行為及其程序。故特將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四種之事項。提出以簡明之詞。說述法律之作用。專主臨事應用。故詳於舉例。而略於學理。法律之理。淵浩綿蔓。不易解斷。此書能使片言居要。一讀了然。於補助學者之研討。提醒當事人之神思。皆有裨益。

精裝一厚冊 定價二元

西洋歷史教科書

● 日本本多
淺治郎著 ●

日本本多淺治郎原著。其特異處。頗非他書所可及。一西史帝王統系極繁。未易詳其顛末。本書隨處揭出世代圖表。讀者可一目了然。一凡事蹟錯綜。前後互見者。最難確記。特加眉批。註釋論斷。道明前後關係。不至漫無條貫。一人名地名。概附英文原名。便於考證。通篇體裁新穎。著筆嚴潔。而材料殊甚宏富。最合中學師範教科之用。

全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上海中
棋盤街

羣益書社

國內大事記

記者

▲國體問題

國體問題。自參政院仰體總統宣言內之徵求公意。妥善上法二語。咨請政府。以國民會議初選當選人為基礎。選出代表。開國民代表大會。決定國體。已于前月八日。由總統以命令宣布全國。十九日。參政院開會。參政王印川。臨時提出國體投票標題之問題。討論結果。決定以君主立憲四字標題。孫毓筠重言申明。務必以此四字印于票上。不宜另書共和字樣。該院即日以建議案咨達政府。水到渠成。國體之變。與否。雖有難待。此二千代表之解決。乃不意此波平浪靜之變。更國體聲中外。界忽生一大波瀾。即四公使之警告。是也。緣二十九日晚。日本代理公使小幡。俄公使克羅邦。英公使朱運典。謁外部總長陸徵祥。日使首先發言。謂奉政府命。向中政府提出友誼之勸告。請轉達總統。繼問總統能否自信變更國體。可以安然實行。而無事變。日政府謹勸袁總統將所議改變國體計畫。暫緩實行。日使語畢。復申明日政府對於公認所謂中國純粹之內政。絕無干涉之意。英俄公使均附和日使之說。惟略加數語。意亦相同。陸總長當即答稱。彼信政府力能

國內大事記

完全控制大局。無庸以禍變為慮。至展緩變更國體一節。政府亦未便自主。徵集民意機關。已告成立。今且舉行選舉。政府惟民意是從。若與抗逆。轉足激成事變。于是日英俄三國公使相率辭去。比聞三國公使會商勸告時。法使亦與議。惟以候本國政府訓令之故。未能提出同式之勸告。至本月一日。外交總長謁日使。答覆日政府之勸告。略謂中政府實依據民意而決國體問題。袁總統已正式表明其個人不以為然之意。屢次電詢各省當道。能否絕對維持秩序。各省覆電。彼等可負維持治安之責。故當進行改革之際。決不致有變。中政府對於貴使勸告之友意。及不欲干涉中國內政之宣言。殊為感激。維持遠東治安。中政府與各國政府。同具此願。中政府必不稍留餘力。以達此公共目的。並以同式公文通告英俄公使。比時日英俄三國公使。即將此項覆文。電達各本國政府。逾二日。駐京法使康登。奉到本國訓令。通知外部。聲明加入三國之警告。四日。東京電稱。日本內閣。昨夕臨時會議。其結果以中國之所答。誤解日本警告之本旨。故又電諭駐華公使。更向中國政府。質問責任之保障。與袁總統之真意。此次之質問的警告。俟日本單獨得中國之確答後。再由列國協同處置。列國俟日本之態度決定。然後協同採正式第二之手段。據此外交界所生

生波瀾。一時未能息也。

▲日本組織中日銀行之政策

日本設立中日銀行之計畫。由來久矣。中日戰後。歐洲諸國。對於我國銀行經濟政策。滙豐。匯理。德華。諸銀行。相繼成立。日人創立日清銀行之說。遂以漸起。東京大坂西京諸商業會議所。首先建議。各地之商業會議所。請願繼之。遂于前清光緒二十八年冬。提出日清銀行案于第十七次議會。適國會解散。未得通過。日俄戰爭旋起。此案亦復置之。日俄講和而後。復以設立日清銀行之建議案。提出于第二十二次議會。議員多認此案為要圖。惟以戰後財政未復原狀。對於設立之時機。多生異議。又未見成立。然日人之希望未絕。彼明治四十三年生產調查會。曾為設立日清銀行之決議。又提出質問書于翌年第二十七次議會。頗至今日。日銀行之謀復生。十月二十二日。東京來電。稱中日銀行案。業已成立。資本金定為二千萬元。募集中日兩國股份。總行設於上海。並于日本及中國各地。設立分行。二十九日。東報載其組織大綱如下。(一)中日銀行之資本。為二千萬元。(二)日政府對於中日銀行。助補利息。(三)日政府保證債券。(四)股東為中日兩國人。(五)總行設于上海。(六)中日銀行。以應募中國之借款為目的。(七)

中日銀行總理之選任。先於股東中。互選候補者二名。由日政府選定其中之一名。大概與諮詢案無異。據此其中之利害。有非吾之日清銀行。所可同日語者。日前日本廿世紀月刊雜誌。曾載有一文。略謂自新約締結以來。全國上下經營中國。均以設立金融機關為第一要圖。誠能得其關鍵。若就各地原有特務銀行。合力經營。籠絡華人。至為不便。滬上中日合辦事業。如書肆。紗場。以及南北商號。名牌。各商之隆盛。其原因皆以華人所最嗜好之名目。誘之使彼樂於購用。如本國貨物不疑。日本欲開發中國。獨占經濟利益。必先令設立中日銀行之特權。授之於日本政府。方為對中國根本解決。土耳其帝國銀行。英法二國資本家組織而成。發行中央銀行券。土國認為該行特權。日本經營中國。非以英法經營土耳其不可。由是觀之。其組織中日銀行之政策。乃為經濟侵略之政策。以合辦之名。收獨攬之實。較之漢治萍借款。為尤有利。願我國人慎勿惑于經濟同盟美名之下。暗中以全國財政經濟之權。授人而不覺也。

▲中英藏事會議

西藏問題。自民國元年。中華兩國。屢次交涉。首由中國政府。與百藏聲明條件。為懷柔達賴之計。回復封號。撤回軍隊。旋于元年八

月十二日中英各提條件互有辨駁。至二年六月中英藏各代表會議于達積林。定于十月開始會議。中國政府派陳貽範赴會議。英派馬克馬桓藏派倫取謝脫賴刺皆為全權委員。于是中政府提出七條件。英國提出六條件。西藏方面表示藏境以前清時代所定區域為境。中政府不干涉宗教上之行政。不派遣軍隊入藏。因意見懸隔。屢經會議不能決定。及至三年五月漸有頭緒。大概以英國提出之條件為根據。締結十三條之草協約。已經各委員簽字。但關於中藏境界。西藏要求過寬。陳貽範未諳地理。於彼方提出之條件未請政府之明令。即行簽字。閉此案關於地理之點。如強分察木多以內。至打箭爐為內。察木多以西。為外。藏並強以青海玉樹三十九旗歸屬藏地。其實西藏以雷靜山為界。前清光緒末年川藏啓費。由政府收回三瞻土司。並改設州縣三十三處。皆離土司之所屬。歸州縣管轄。戶數多至三十餘萬。近該處人民有請另新將設之三十三縣全境。設為西康省者。此三十三縣地方。屬于川省疆域之明證也。至玉樹三十九旗毗連哈密青海。入藏之要道。前清時代該三十九旗每歲納糧貢馬于西甯辦事大臣以為常。民國成立。會派使宣慰。且青海為番族。西藏為藏族。如風馬牛不相及。此又為青海三十九旗不屬于西藏之明證。

也。近來政府以此項交涉須早日了結。九月二十一日總統特召顧問陳貽範。詢問種種要件。亦以為此項交涉之準備。聞政府電命駐英使。為全權委員。定于十月中詢。在倫敦開議。並密電施使向英政府聲明關於藏事會議者兩事。(一)釐年大吉。當會議未決草案。只可作為參考。不得認為談判之根據。(二)本會議竣事後。田雙方將約文知會西藏遵照。無庸仿外蒙辦法。三方會議云。

▲僑美華商之航業公司成立

吾國自有輪船以來。未能出國境一步。故僑商之往來與夫貨物之運輸于太平洋上者。大率乘美國太平洋郵船公司及日本輪船公司之輪船。自中日交涉以來。僑民相戒不與日本交涉。于是往來之道。惟有假手于太平洋郵船公司。乃太平洋公司。忽又以該國新訂航律。不得不宣告歇業。日本輪船公司。趁乘此機會。實行托辣斯主義。重改章程。大船客加收船費。每客收銀幣一百圓。所帶之行李。祇限一百五十磅。過多照付貨收費。若華人團體。能包立二十年合同。附該公司之船。則船位亦可照舊。僑商受此刺激。自行組織輪船公司之議。遂起。及八月二十九日。桑港華僑。乃大會于華商總會。籌議組織中國輪船公司着手辦法。先由廣東

銀行陸潤卿。備述組織輪船公司之必要。繼有鄺祖敬。余靈。鄧晉卿。陳敦樸。劉崇溪諸人相繼演說。均述及組織輪船公司不容或緩之意。衆皆贊成。比時選臨時職員。推定陸潤卿。鄧晉卿爲正副總理。余淡書。陳繡石。黃遜照。鄭葆森爲書記。朱奇宏。鄺祖敬。黃照業。鄧文光。雷維利爲調查員。惟際此有一種困難發生。卽公司將成未成之間。吾華僑無往來運輸貨物之途。該埠華僑救國會。遂於是時開會。由主席宣布理由。略謂太平洋郵船公司。已聲明停航。將來我華僑回國。及商界運貨往來。大受阻礙。可否變通辦理。開禁若干月。准人自由附船。各職員討論良久。均以如准開禁。于國體有礙。不如依舊實行抵制。俟華商組織輪船公司成立時。方附船回國。衆皆贊成。于是籌畫公司之進行方法。益力。九月三日。舊金山來函云。此間華僑。已聯合東方華商。募集美金五百萬圓。並另儲款五十萬圓。爲臨時經費。自行設立輪船公司。派船往來舊金山與中華。籍與現在行駛之日本商船競爭。股款業于前星期內。由殷實中國僑商湊成。此等僑商。大都係六公司之人。其意欲使華商獨立于太平洋航線。而自行運貨運客也。所有派定之籌備員。已開始選擇輪船。外間已知此事。故航行大西洋之船隻。多有因地扣留。以便華僑選購者。惟領袖之華僑姓名。尙未宣布。

按六大公司之法律顧問麥納白君所云。華商組織之輪船公司。專爲利便華人而設。將來所備之船。房艙有限。惟多設散艙及貨艙。此外尙擬添置頭等船隻數艘。往來世界各國。新公司成立後。足與日本航行美國與東方間之船舶相競爭。如所需船隻。一時不能覓得。卽自行建造。務使及早觀成。至十月十三日。舊金山來電云。美國華僑組織之航業公司。業已成立。購定前太平洋郵船公司之中國號。載重一萬零二百噸。將于十月十六日。卽前太平洋郵船公司解散之前。懸中國旗。由舊金山開赴火奴魯魯。長崎。小呂宋及中國各埠。該公司現正議購他船。並要求中國政府撥款補助。此固我僑商經營航業發軔之始。亦國人年來喪權辱國。聲中聞此。差強人意也。

賢者不悲其身之
死而憂其國之衰

(蘇老泉)

通信

記者足下。頃讀大誌。精旨名理。鈎元提要。盱衡時局。力闢新機。餉遺學者。爲益闕多矣。勤負笈津門。心焉嚮往。平日研求學理。懷疑多端。輒欲陳書請益。顧以課務纏身。未遑披述。比者有二三同志。欲於課餘之暇。略求邏輯之學。惟苦於西文程度太淺。不能直閱彼邦名著。而坊間所售此類書籍。著自中土者甚少。所有譯本。名目雜出。罔從選擇。誠恐噉牙難讀。不得真諦。則匪徒無益。徒擲駒光。且於一切研究程序。皆屬茫然。爰思足下學貫中西。蘊抱崇深。於此自有深造。其亦以可教而辱教之乎。

吳勤白

來書獎譽過實。愧無以當。邏輯之學。輸入中土。時日尙淺。其說與中土名學。印度因明學。淺深廣狹。不可并語。著自中土者。固所未聞。譯本亦屬甚少。其最著稱者。莫如侯官嚴氏所譯名學。約翰彌爾原著。爲邏輯學界空前佳作。後之作者。今尙未有以勝之。惟嚴譯署名已失正名之旨。譯文復晦澁。不便初學。習英文二三年者。寧讀原書。不用嚴譯也。原書名 J. S. Mill's A. System of Logic. 倘嫌義深文繁。不易購讀。則先取裘文氏邏輯初課 (Jevons, Elementary Lessons in Logic.) 讀之。次則讀巴蘭亭氏歸納邏輯學 (Ballantine's Inductive Logic.) 裘氏書極淺顯易讀。巴氏書則稍進矣。近代學術。俱重歸納。邏輯亦然。彌爾邏輯學。突過前人。卽以此也。裘巴二書。上海伊文思館均有。竟此二書。再讀彌爾之作。當可迎刃而解。能通彌爾書。則於邏輯學思過半矣。

記者

記者足下。刻於貴誌二號。得讀復言。爲述滬上法文學校。及克達二氏之學說。諄諄不倦。足見記者之熱

心教誨。僕茲有一事。商榷於記者。即望貴誌特闢介紹書報欄。以爲青年閱讀之南針。并希指示書報內容。編輯人名。出版地點。與夫代價等等。俾有志之士。得購備無數之良書報。於正業之暇。從事披覽。今日我國出版界之窳敗。可謂至矣。青年學子。偶一不慎。輒爲誨淫誨盜之說。部所毒害。文字之禍人。誠有甚於毒蛇猛獸。此舉倘蒙採納。見諸實行。則造福吾黨。豈淺鮮哉。再英法德文之書報。適於我國青年之閱讀者。亦祈按期介紹。以爲通外國語者。告。想亦記者所樂爲贊同者也。餘不白。

李平敬白

介紹西文書報。自爲今之要圖。記者不學無識。愧無以任之。惟重以讀者諸君之命。一俟擬定範圍。自當勉力以副尊望。至漏舛誤之處。將不免也。至若本國出版書報。鄙人所欲評論者。間亦有之。惟舉國上下。不許吾人以言論之自由。心知之而已。莫能吐也。希足下諒之。

記者

記者足下。自楊仁山輩。提倡佛法。康有爲梁起超等。復從而讚美之。梁起超主新民叢報時。作康德學說。謂康氏說理。多同佛法。章太炎先生。亦云德國哲學者。多致力佛法。刻讀大誌。見獨秀君所著文章。均非難佛法。走甚惑焉。深幸有以教之。佛法果爲至精深之哲學否耶。再者。近日邪說橫行。妖氣充塞。青年學子。茫茫然如墜入大海。盼諸君子。正言讜論。務使未來之主人翁。勿爲一班寡廉鮮恥之士大夫。所迷惑而喪其高尚之思想。失其高尚之人格。幸甚。餘不白。

李大魁上

格。請來教。啓我良多。佛法爲廣大精深之哲學。愚所素信不疑者也。第以爲人類進化。猶在中途。未敢馳想未來。以薄現在。亦猶之不敢厚古以非今。故於世界一切宗教。悉懷尊敬之心。若夫迷信一端。謂爲圓滿。不容置議。望思想之自由。阻人類之進化。則期期以爲未可。楊康章梁諸先生。皆吾輩

之先覺。然吾輩之信仰。不求諸自心之眞知灼見。一盲從諸先生所云。甚非吾輩所以尊諸先生爲先覺之意也。愚之非難。佛法有精粗二義。精者何。見所爲絳紗記。而某君頗不以鄙見爲然。十通說其言有云。『大意謂生滅由無明。然無明果自何來。世之致疑者。自昔有之矣。從未有爲圓滿解答者。此何以故。不可解答。故。今僕所申說。亦但申說此不可解答。』夫以不可解答之理。而復事申說。下愚不解。當爲識者所恕。又有以信解行證之說。解予惑者。愚以爲今世之人。無不欲解在信先。未解而信。其爲迷信與否。不可知也。粗者何。略見本誌前號論文。吾國舊說。最尊莫如孔老。一則崇封建之禮教。尙謙讓以弱民性。一則以雌退柔弱爲教。不爲天下先。吾民冒險敢爲之風。於焉以斬。魏晉以還。佛法流入。生事日毀。民性益儉。由厭世而灰心。由灰心而消極。由消極而墮落腐敗。一切向上有爲。字曰妄想。出世無期。而世法大壞。無政府黨人所否認者。政府而已。世人駭爲怪異。不敢與近。佛徒取世界有爲法。一切否認之。其何以率民成教。其弊一也。好言護法。不惜獻媚貴人。以宏教大業。求諸天下萬惡之魁。如尊武則天爲菩薩化身之類。古今不乏其人。太炎先生嘗謂佛徒妄誕程朱。而程朱決不苟稱當王之德。齊諸孔孟。可謂知言也矣。今之人心墮落。強半由灰心偷惰而來。人無愛羣向上之心。故不恤倒行逆施。以取富貴。尊函所謂妖氣充塞。一班寡廉鮮恥之士大夫。奉佛宏法。若錢謙益者。不且有皇皇大文。昭告海內乎。卽號爲大師而不腐敗墮落者。去不薄世法之月霞師外。茲世曾有幾人。此其弊又一也。此事說來甚長。雖萬言不能盡。愚於此問題。尙不欲多論。茲因足下之問。略道梗概而已。倘不當尊意。尙望再示。以發愚昧。不盡欲言。

記者

呂君足下來書所言。用意極佩。慮增社會消極之念。故未登載。希諒察之。我國興學。僅及十年。重以才財均乏。辦學欲求完備。實非易易。函授之法。最合今日需要。吾輩當共諒之。至於宅心非正。私利是圖。根本已殊。何從責議。所希冀者。但能繼起得人。則優勝劣敗。終難倖免。彼歐美日本之所以文化日進。不外競起。研求四字。豈有奇謀異術哉。足下剛直之性。溢於字裏行間。揣其所至。必可任重致遠。願足下勉之。

記者

記者足下。前李石曾兄設立留法法儉學會。並於法國文學協會內附設法文學社。現儉學會雖早解散。而彼校仍在。由舊同志另行組織。名為法文專修學校。仍在寶昌路法董公學無論程度如何。有無介紹。均可入學肄業。謹誌數語。以當介紹。庶免莘莘學子。抱向隅之歎云耳。此請著安。

黃劍花書

英文書翰鑰

全一册

定價大洋一元五角

書凡六編三十章一百一十餘節。其中整篇尺牘二百餘首。率鑄數句二千餘句。信封信箋款式四十餘種。名片款式二十餘種。告白格式十餘種。人之分類。自名公巨卿。至於士農工商。各有舉例。事之分類。自慶祝弔唁。銀錢往來。至於家庭瑣屑。分別為二十餘項。關於社會上應有之尺牘。殆已搜載無遺。而於尺牘書寫收發之種種規則。花郵片之書寫法。名片之使用法等。不憚詳細解剖。反覆說明。尤為難能而可貴。譯文典雅。高華絕無粗俗牽強之弊。其後所附錄之八門。因於尺牘有關。遂並列於冊。然在英籍中。則皆各成一書。是購一書。不啻購多書也。

世界說苑

李亦民

比利時國情

比利時於拿破崙喪敗之後。以倫敦條約及維也納條約之結果。併合於荷蘭。嗣以不堪荷人苛稅。及待遇不均之故。背荷而獨立。此一千八百三十年事也。翌年受列強之承認。爲永久中立之國家。語其領土。纔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平方啓羅密達耳。人口至今尙不滿七百五十萬。以彈丸黑子之小國。工商業公然與德英法美爭雄於世界。事在人爲。固不可以其小而忽之。

比利時民族。爲夫拉孟、瓦崙兩種。夫拉孟。日耳曼出也。保有祖宗之遺傳性。至今猶有德意志風。瓦崙別爲拉丁之苗裔。法蘭西。其同宗也。故風習與之相近。瓦人操法蘭西語。而不解他種語言。夫拉孟人。亦均習法語。能棄其固有之語言。而與法人互通情愫。此比法接近之故也。

比利時雖爲世襲王國。而主權全在人民。現行選舉法。係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所改訂。所謂普通階級制。是也。（或譯爲普通複票制）凡年達二十五歲。一年以上。住居同一地方之比國人民。各予一票之選舉權。其三十五歲以上之結婚者。有正當嗣子之寡婦。年納稅額五法郎以上。及有年收四十八法郎之不動產。或年有百法郎以上之利息收入者。各增加一票。有一定之學程。及一定之官吏、公吏、或教職。各增加二票。但每一人之投票。至三票而止。此法雖有階級精神。而以增加票權出之。較諸他種階級制。擴棄一部人民。不令與聞政事者。不可同日語也。選民之投票。全聽令於各政黨。非黨議提出之候補人。不能

幸得一票。故個人之選舉運動。非比利時人所知。

比利時以撮爾之地。除農田外。隨在皆使用蒸汽或電力之工廠。就中以鋼鐵機器之製造。為民工業之主腦。每年使用工役。凡三萬人。輸出日本俄羅斯及我國者。為數不少。工事之精練。營運之熱心。為各國人所健羨。用能於機械業為種種之發明。裨益世界非淺。雖曰拉丁人種。富於工業性。而法律保護之。周至。工業家得享種種便益。及特權。實其發展之大源也。

比國之電氣製造業。年來非常昌盛。使用職工四千五百人。資本二千五百萬法郎。大部分運銷英荷瑞典西班牙諸國。其玻璃及玻璃器具。亦為世界市場重要之商品。製造工廠。凡三十四處。每歲產額總值七千七百萬法郎。其輸出外國者。凡五千九百萬。亦云盛矣。其餘化學工廠廿九處。製燭工廠五處。製油廠四百二十五處。香皂廠一百八十七處。自來水廠十八處。造紙廠四十七處。色紙廠十二處。礦窰二百七十一處。亞鉛廠十二處。鍊銀廠四處。使用人工凡十五萬。發動馬力一萬八千匹。（除鋼鐵玻璃廠）

比國工業之興盛。既如上述。同時於商業方面。為勇猛之進行。方一千八百六十年。全國輸出入貿易。不過九萬八千六百萬法郎。一千九百十年。進至七十六萬七千二百萬法郎。千九百十二年之貿易總額。竟達一百又三萬四千七百萬。僅較英美德三國。略遜一籌耳。

比利時之王宮與審判廳

比利時王之故宮。非常樸陋。數年前從事改築。稍壯觀瞻。然亦不過尋常宮邸。無記述之價值。而用以與該國之審判廳署建築比較。大足發吾人深省。比國新建之審判廳署。位於王宮之南端。建築工事。開始

於一千八百六十六年至八十三年。全部落成。內部之裝飾。至今尙未完備。其規模之壯麗。比國全境。無其匹敵。且在十九世紀中。可稱爲世界第一之大建築。至比人所以興此大工。則以己國無歷史上有聲之建築物。用以貽榮譽於來茲。其所以不施之。王宮而施之。審判廳者。乃表獨崇尙法權之意也。

滑鐵盧古戰場

一千八百十五年之滑鐵盧大戰。世界著名之事跡也。當時實際之戰場。不在滑鐵盧。而在向南二英里之伯耳亞利安附近。滑鐵盧故爲一小村落。英德荷之聯軍總司令惠靈吞。設本營於此。村落中初無戰爭之事。伯耳亞利安。爲拿破崙主軍所在。拿破崙既敗北。惠靈吞與德軍指揮官布耳霞。握手於其地。以互祝戰勝。故此地實有與滑鐵盧並傳之價值。拿破崙本營之屋宇。今猶存在也。

伯耳亞利安西一英里。有名烏格蒙之民家。二層樓小屋也。向北建有照壁。英軍據之以與法軍抗。法軍出全力以謀奪取。不見成功。卒以敗衄。論當時戰跡。實以此屋爲中心。牆壁飽受彈丸。斑駁如蟲齧。至今猶保存舊態。以供游客之憑弔。烏格蒙向北一英里。有巨形之鑄獅。係以補獲之法國砲鎔鑄者。範土爲六十密達之高台。而置獅於其上。此與我國馬援之銅柱。同一用意。而迹近於秦政之鑄金。亦東西史上相映之奇蹟也。

巴黎情景

巴黎人口三百五十萬。亞於倫敦之大都府也。周圍環以高大古城壁。塞奴河貫流其中。街衢建築。悉受城壁與河流之限制。城壁以外。又皆要塞地帶。故商市民居。已無再事發展之餘地。城中歷史紀念物。關

於革命戰爭者頗多。有名之寺院凡八十處。各有久遠之歷史。其建築物。如凱旋門。及索耳奔大學。暨庭官費耳塞宮。皆極壯麗。

巴黎爲富於美術之都。會。非柏林所能望其項背。梭布耳博物館。與盧克生布耳博物館。號稱貯藏美術之寶庫。與倫敦古學博物館。同享世界第一之榮譽。塞奴河沿岸。風景絕佳。其他種種設施。靡不富於趣味。但街衢不若柏林之整齊劃一。道路之清潔。亦遜柏林一籌。而較勝於倫敦。蓋以車水馬龍之公道。而使之纖塵不染。平滑如鏡。實不易模擬之事也。

法蘭西人之特性（一）

法蘭西人。富於自由思想。其趨向與德人之艱苦卓勵者不同。且思想界受種種複雜之灌輸。故無論對於何種學說。何種事象。初無始終執一之迷信。種種高尚之大發明。皆其思想活潑之賜也。然流弊所屆。即與放任主義相鄰。不能猛勇精進。就如法律規則。在德人眼中。一字一句。皆必有非常強大之效力。設無效力。則竟宣告廢止之。不肯爲片紙之虛設。法人不然。每見典例發布未幾。已同虛設。例如義務教育。德法兩國。各有嚴密之規定。而德人之執行此法也。每達就學年齡。即對於兒童親長。爲正式之通知。促令如期就學。設其人怠於應命。則再三忠告之。仍不肯應。則派遣巡警。拘致其兒童於學校。既經就學之後。無故不許缺席。倘有缺席。又以巡警拘致之。兒童偶有傷害疾病。不能出學。則遣教員就教於其家。住居船舶之兒童。每在一地停泊三日以上。必就學於最近之學校。船舶開行。則教師與以相當時日之宿題。俾於途中學習。法人之執行。不能如是嚴密也。及齡無通知。怠學無干涉。入學之缺席。更放任之。

二號 正誤表

●今日之教育方針

頁行	誤	正
二	五 自治	自然
五	四 非根本	猶非根本
同	十五 福澤論吉	福澤論吉

●共和國與青年之自覺

三	一 已發	已發
同	同 欲以圖	欲以圖
同	二 身養其欲	自養其欲
同	三 利益社會之過	利益社會之道
同	七 深盼	深盼
同	十 斯道德	新道德

●人生唯一之目的

二	七 絕無	絕無
三	九 主義	主義

正誤表

頁行	誤	正
八	二 愉快	愉快

●意中人

六	一九 HOW	HOW
---	--------	-----

●讚歌

一	二 Orling	Orling
二	二二 is	is

●春潮

三	十三 近松枝有鸚鵡	近松枝有鸚鵡
七	十六 願立仿佛為	願立仿佛為

●近世國家觀念與古相異之概略

一	九 凡質變遷	凡百變遷
二	六 根深蒂固	根深蒂固
三	十三 雜空混淆	雜然混淆
四	十三 為公民凡	凡為公民
五	十 反國家之自由	及國家之自由

頁行 誤

六 七 說者

同 十 *Opotari*

同 十五 維皇降哀。

同 十六 人類創造

●托爾斯泰之逃亡

八 一 今日

同 二 發之

●國外大事記

二 下九 養病

三 上三 告宜

同 上十 發表

同 同 總理大臣

同 下八 亡故。

同 下十 至言。

四 上三 夫會。

同 上十七 德國

同 下二 拒俄

正

說哉

Selkian

維皇降哀。

人類創造

今日

覆之

養病

宜告

上脫正式二字

上脫爲字

亡故。

至言。

夫會。

上脫爲字

助俄

頁行 誤

同 下三 助德

五 上九 國圖。

同 上十 (葡西班

同 上十一 黨附

同 上十二 地位

同 同 (主義)

●國內大事記

二 上十七 選政府

四 上八 (已

同 上十七 山依。

同 下四 條約

●通信

一 九 教會

二 三 承認

同 六 用情

同 八 圖書

正

拒德

國圖

葡西班

黨附。

地位。

主義。

請政府

已

山依。

條約。

教會

承認

同情

圖書

投稿簡章

- 一、來稿無論或撰或譯，皆所歡迎。一經選登，奉酬現金，每千字自二元至五元。
- 二、來稿譯自東西文者，請將原文一并寄下。
- 三、本誌每面十六行，每行四十字，稿紙能與相合最妙，字以明顯為佳。
- 四、來稿以未經登載各處日報及他雜誌者為限。
- 五、來稿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退還，聲明必還，亦當照辦。
- 六、寄稿最好由郵局掛號擲下，本社即以該局回單蓋戳為憑，不另作覆。
- 七、收稿處上海棋盤街羣益書社。

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三號

中華民國四年十一月十五日發行

編輯者 青年雜誌社

發行者 羣益書社

印刷者 羣益書社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 羣益書社

費 郵	國 外		本 國	價 定	
	其 他	日 本		二 角	一 冊
				元 一	冊 半 年 六 冊
	每 冊 六 分	每 冊 分 半	元 二	全 年 十 二 冊	
			元		

▲廣告價目 另有詳章
▲如蒙惠顧 即行奉告 ▼

處 派 代 埠 各

重慶 成都 成都 成都 蘭州 貴州 雲南 西安 西安 西安 遼寧 太原 煙台 濟南 濟南 大名 保定 保定 天津 天津 北京 北京 北京

崇文書局 二酉山房 源記書莊 點石齋書局 崇文書局 正西山房 正本明社 華新書社 維新書局 正誼書局 新智識圖書社 公益書局 交通義書社 晉新書局 教育圖書局 山東官書局 教育圖書局 大名官書局 羣玉山房 直隸書局 新華書局 直隸書局 浣花書局 龍文閣 直隸書局

蘇州 蘇州 坎門市 廈門 福州 福州 屯溪 蕪湖 安慶 廣信府 南昌 南昌 武昌 漢口 漢口 長沙 嘉應州 桂林 汕頭 廣州 廣州 開封 開封 梁山 梁山

瑪瑙經房 振新書社 廣益書局 新民書社 陳文善記 宏文閣莊 科學圖書社 科學圖書社 萬智卷樓 益智書局 點石齋 開智書局 昌明公司 會明文堂 昌明公司 羣益圖書公司 啓新書局 石渠書局 共和編譯局 蒙學書局 共和編譯局 百城書館 文會山房 益學社 二酉山房

新加坡 新加坡 哈爾濱 龍江 吉林 奉天 奉天 奉天 奉天 溫州 溫州 處州 紹興 甯波 甯波 杭州 常州 揚州 南通州 南通州 無錫 無錫 南京 南京 蘇州 蘇州

善益印務公司 曹萬豐書莊 魁新書堂 維新書報社 永衡官書局 關東書局 神州圖書局 會文發行所 圖書發行所 維新書局 日新書社 悅興書社 教育書社 汲明書齋 文經書社 問經書堂 晉升山房 競存書館 聚生書局 導文書社 樂群公司 文華書局 新民圖書局 共和書局 小怡說林 文怡說記

共和之國之好模範

常裝一册

美國民主政治大綱

三角五分

上海棋盤街

群益書社發行

精裝一册

美國公民學

定價八角

此書分上下二編。上編述地方自治及邦自治之制度。下編述中央政府之制度。且附述合衆國建國及革命史畧。於凡構成各種制度之要素。組織政府各部之程敘。人民與約法之關係。皆能措詞不繁。而大要畢備。閱覽一週。即可將共和國所以成立之大本。了然於心。我國國體雖已變更。而未諳共和真諦者。尙屬不少。此書最足借鏡。言簡事賅。尤便誦讀。

是書爲美國學校通用課本。首述公民之初步。次述公民與政府之關係。次述公民於經濟上之義務。次述公民與社會之關係。次述公民與國際之關係。大而政事。小至社交。言動行止。皆當各有儀則。以矩範之。不可稍相逾越。太倉唐先生評謂。綱舉目張。纖細俱備。其精至之意。與我國大學禮記相出入。洵入道之軌範。社會國家之通維。不僅於以見美利堅立國之精神。並足爲我國今日之模範。有志之士。當奉爲座右之銘。

法 律 要 覽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

全出已 冊一全 冊一全 冊一全 冊一全 冊三全 冊四全
 版出已 版出已 中刷印 中刷印 中刷印 版出已 版出已

- 民
法
要
覽
- 商
法
要
覽
- 刑
法
要
覽
- 刑
事
訴
訟
法
要
覽
- 民
事
訴
訟
法
要
覽
- 國
際
公
法
要
覽
- 國
際
私
法
要
覽

法律之學。浩博無涯。淡千條萬緒。而各有其本。各有所用。不可以混淆。因是之故。不獨理解為難。即記憶亦極不易。本編將各項法律學說。備為搜集。用表解式。排列綱舉目張。極其清白。立詞不繁。而新舊異同。駢比列出。不稍遺漏。凡疑難莫決之處。則發為種種問題。以求解釋明悉。一開卷而諸說並陳。最有助於記憶。學法律者。不可不手置一編。

群 益 書 社

印 行

上 海
棋 盤 街